

8

T 2455/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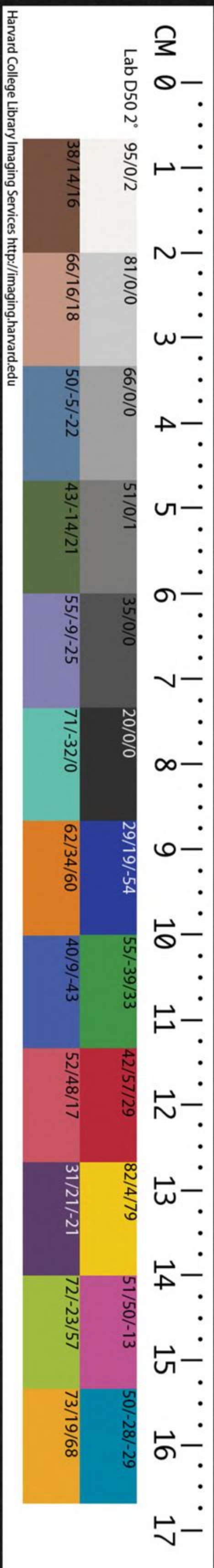
8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ChL 2255.17

4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史記三十六

陳杞世家第六

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爲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于媯  
汭其後因爲氏姓媯氏舜已崩傳禹天下而舜子商均爲封國  
夏后之時或失或續至于周武王克殷紂乃復求舜後得媯滿封  
之於陳以奉帝舜祀是爲胡公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申公卒弟  
相公皋羊立相公卒立申公子突是爲孝公孝公卒子慎公圉戎  
立慎公立當周厲王時慎公卒子幽公寧立幽公十二年周厲王  
奔于薳二十三年幽公卒子釐公孝立釐公六年周宣王卽位三  
十六年釐公卒子武公靈立武公十五年卒子夷公說立是歲周  
幽王卽位夷公三年卒弟平公燮立平公七年周幽王爲犬戎所  
殺周東徙秦始列爲諸侯二十三年平公卒子文公圉立文公元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藝川中園藏  
氏園印

年取蔡女生子佗十年文公卒長子桓公鮑立桓公二十三年魯

隱公初立二十六年衛殺其君州吁三十三年魯弑其君隱公三

十八年正月甲戌巳丑陳桓公鮑卒桓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

為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譙周曰春秋傳謂佗即五父世家與傳違是為厲公桓公

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徐廣曰斑氏云厲公躡者桓公之弟也厲公二年生子敬仲完

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以周易筮之卦得觀之否賈逵曰坤下與上觀坤下乾上否觀爻在六四

變而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杜預曰此周易觀卦六四爻辭也易之為書六爻皆有變象又有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此

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在異國

必姜姓姜姓太獄之後杜預曰姜姓之先為堯四獄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厲

公取蔡女蔡女與蔡人亂厲公數如蔡淫七年厲公所殺桓公太

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曰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

與蔡人共殺厲公公羊傳曰淫于蔡蔡人殺之而立躍是為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

初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為莊公莊公七年卒少弟杵曰立是

為宣公宣公三年楚武王卒楚始彊十七年周惠王娶陳女為后

二十一年宣公後有嬖姬生子欵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禦寇

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已乃奔齊齊桓公欲使陳完為卿完曰

羈旅之臣賈逵曰羈寄旅客也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為

工正齊懿仲欲妻陳敬仲卜之占曰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杜預曰

曰雄曰鳳雌曰皇雄雌俱飛相和而鳴鏘鏘然也猶敬仲夫妻有聲齊有媯之後將育于姜杜預曰媯陳姓姜齊姓五世其昌竝

于正卿服虔曰言完後五世與卿並列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賈逵曰京大也三十七年齊桓公伐

蔡蔡敗南侵楚至召陵還過陳陳大夫轅濤塗惡其過陳詐齊令出

東道東道惡桓公怒執陳轅濤塗是歲晉獻公殺其太子申生四

十五年宣公卒子欵立是為穆公穆公五年齊桓公卒十六年晉

文公敗楚師于城濮是歲穆公卒子共公朔立共公六年楚太子

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是為穆王十一年秦穆公卒十八年共公卒子靈公平國立靈公元年楚莊王即位六年楚伐陳十年陳及

楚平十四年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於夏姬束其衣以戲於朝左傳曰束其衣服殺梁傅曰或衣其衣或中其襦泄冶諫曰君臣淫亂民何效焉靈公以

告二子二子請殺泄冶公弗禁遂殺泄冶春秋曰陳殺其大夫泄冶十五年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杜預曰靈公即位十五年徵舒

已為卿年大無嫌是公子也蓋以夏姬淫放故謂其子多似以為戲也徵舒怒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殿門射殺靈公左傳曰公出自其殿孔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為

陳侯徵舒故陳大夫也夏姬御叔之妻舒之母也成公元年冬楚莊王為夏徵舒殺靈公率諸侯伐陳謂陳曰無驚吾誅徵舒而已

已誅徵舒因縣陳而有之羣臣畢賀申叔時使於齊來還獨不賀賈逵曰叔時楚大夫莊王問其故對曰鄙語有之牽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徑

則有罪矣奪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徵舒為賊弒君故徵兵諸侯

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令於天下是以不賀莊

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故是為成公

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二

十八年楚莊王卒二十九年陳倍楚盟三十年楚共王伐陳是歲

成公卒子哀公弱立楚以陳喪罷兵去哀公三年楚圍陳復釋之

二十八年楚公子圍弒其君郊敖自立為靈王三十四年初哀公

娶鄭長姬生悼太子師少姬生偃二嬖妾長妾生畱少妾生勝畱

有寵哀公哀公屬之其弟司徒招哀公病三月招殺悼太子立畱

為太子哀公怒欲誅招招發兵圍守哀公哀公自經殺徐廣曰三十二年時招

卒立畱為陳君四月陳使使赴楚楚靈王聞陳亂乃殺陳使者使

公子棄疾發兵伐陳陳君畱奔鄭九月楚圍陳十一月滅陳使棄

疾為陳公招之殺悼太子也太子之子名吳出奔晉晉平公問太

史趙曰陳遂亡乎對曰陳顓頊之族服虔曰陳祖虞舜舜出顓頊故為顓頊之族陳氏得政於

齊乃卒亡賈逵曰物莫能兩盛自幕至于瞽叟無違命賈逵曰幕舜後虞思也至于瞽叟無聞違天命以廢絕者鄭眾曰幕

之及胡公周賜之姓杜預曰胡公滿遂之後也事周武王賜姓曰媯封之陳使祀虞帝且盛德之後必

百世祀虞之世未也其在齊乎楚靈王滅陳五歲楚公子棄疾弒

靈王代立是為平王平王初立欲得和諸侯乃求故陳悼太子師

之子吳立為陳侯是為惠公惠公立探續哀公卒時年而為元空

籍五歲矣七年陳火十五年吳王僚使公子光伐陳取胡沈而去

二十八年吳王闔閭與子胥敗楚入郢是年惠公卒子懷公柳立

懷公元年吳破楚在郢召陳侯陳侯欲往大夫曰吳新得意楚王

雖亡與陳有故不可倍懷公乃以疾謝吳四年吳復召懷公懷公

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畱之因卒吳陳乃立懷公之子越是為濬

公濬公六年孔子適陳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吳復

來伐陳陳告急楚楚昭王來救軍於城父吳師去是年楚昭王卒

於城父時孔子在陳十五年宋滅曹十六年吳王夫差伐齊敗之

艾陵使人召陳侯陳侯恐如吳楚伐陳二十一年齊田常弒其君

簡公二十三年楚之白公勝殺令尹子西子綦襲惠王葉公攻敗

白公白公自殺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陳濬公遂滅

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

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

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宋公曰杞今陳留雍丘縣也以奉夏后氏祀東樓公

生西樓公西樓公生題公題公生謀娶公徐廣曰謀一作謀謀娶公當周厲

王時謀娶公生武公武公立四十七年卒子靖公立靖公二十三

年卒子靖公立靖公二十三年卒子靖公立靖公二十三年

卒子靖公立靖公二十三年卒子靖公立靖公二十三年

卒子靖公立靖公二十三年卒子靖公立靖公二十三年

卒子靖公立靖公二十三年卒子靖公立靖公二十三年

卒子靖公立靖公二十三年卒子靖公立靖公二十三年

年卒子共公立共公八年卒子德公立

徐廣曰世本曰惠公

本曰惠公德公十八年卒弟

桓公姑容立

徐廣曰世本曰惠公立十八年生成公及桓公成公立十八年桓公立十七年

桓公十七年卒子孝公

立孝公十七年弟文公益姑立文公十四年卒弟平公鬱立平公

十八年卒子悼公成立悼公十二年卒子隱公乞立七月隱公弟

遂弒隱公自立是為釐公釐公十九年卒子湣公維立湣公十五

年楚惠王滅陳十六年湣公弟闕路弒湣公代立是為哀公哀公

立十年卒湣公子欽立

徐廣曰欽一作趙

是為出公出公十二年卒子簡公

春立立一年楚惠王之四十四年滅杞杞後陳亡三十四年杞小

微其事不足稱述舜之後周武王封之陳至楚惠王滅之有世家

言禹之後周武王封之杞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契之後為殷殷

有本紀言殷破周封其後於宋齊湣公滅之有世家言后稷之後

為周秦昭王滅之有本紀言皋陶之後或封英六楚穆王滅之無

譜伯夷之後至周武王復封於齊曰太公望陳氏滅之有世家言

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封為秦項羽滅之有本紀言塋並夔龍其

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右十一人者皆唐虞之際名有功德臣也其

五人之後皆至帝王餘乃為顯諸侯滕薛騶夏殷周之間封也小

不足齒列弗論也周武王時侯伯尚千餘人及幽厲之後諸侯力

攻相并江黃胡沈之屬不可勝數故弗采著于傳上

太史公曰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於夏而後世血食者歷三代及

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為建國百世不絕苗裔茲茲有土者

不乏焉至禹於周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楚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句

踐興

西川中興氏闡

史記三十七

衛康叔世家第七

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其次尚有冉季冉季最少武王  
 巴克殷紂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祿父比諸侯以奉其先祀勿  
 絕為武庚未集恐其有賊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  
 祿父以和其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當國管叔蔡  
 叔疑周公乃與武庚祿父作亂欲攻成周周公旦以成王命與師  
 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為衛君居  
 河淇間故商墟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  
 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  
 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為梓材示君子  
 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

西川中興氏闡

集其民民大說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為周司寇賜衛寶祭器左傳曰分康叔

以大路大旂少帛精棧旃旌大呂賈逵曰大路金路也少帛雜帛也精棧大赤也通帛為旃析羽為旌大呂鍾名鄭眾曰精棧旃名也以章有德康叔卒子

康伯代立康伯卒子考伯立考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康史記音

捷伯立捷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貞伯立貞伯卒子頃侯立頃

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為侯頃侯立十二年卒子釐侯立釐侯

十三年周厲王出奔于彘共和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

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予之

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

因葬之釐侯勿諡曰共伯而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武公即位修

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二年犬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

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為公五十五年卒子莊公揚立莊公

五年取齊女為夫人好而無子又取陳女為夫人生子蚤死陳女

女弟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莊公令夫人齊女子之立為

太子莊公有寵妾生子州吁十八年州吁長好兵莊公使將石碛

諫莊公賈逵曰石碛為上卿曰庶子好兵使將亂自此起不聽二十三年莊公

卒太子完立是為桓公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絀之州吁出

犇十三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

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為衛君為鄭伯弟段欲伐

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州吁州吁新立好兵弒桓公衛人皆

不愛石碛乃因桓公母家於陳詳為善州吁至鄭郊石碛與陳侯

共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于濮服虔曰右宰醜衛大夫濮陳地而迎桓公弟晉於

邢而立之賈逵曰邢周公之胤姬姓國是為宣公宣公七年魯弒其君隱公九年宋

督弒其君殤公及孔父十年晉曲沃莊伯弒其君哀侯十八年初

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為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右公



子爲太子取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爲太子婦者好說而自  
取之更爲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令左公子傅之  
杜預曰左右勝之子因以爲號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與朔共讒惡太子伋宣公自  
以其奪太子妻也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其惡大怒乃使太子伋  
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  
之且行子朔之兄壽太子異母弟也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  
乃謂太子曰界盜見太子白旄卽殺太子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  
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界  
盜見其驗卽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  
盜并殺太子伋以報宣公宣公乃以子朔爲太子十九年宣公卒  
太子朔立是爲惠公左右公子不平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  
子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亂攻惠公立太子伋之

弟黔牟爲君惠公犇齊衛君黔牟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  
共伐衛納衛惠公誅左右公子衛君黔牟犇于周惠公復立惠公  
立三年出亡亡八年復入與前通年凡十三年矣二十五年惠公  
怨周之容舍黔牟與燕伐周周惠王犇温衛燕立惠王弟頹爲王  
二十九年鄭復納惠王三十一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懿公卽位  
好鶴淫樂奢侈九年翟伐衛衛懿公欲發兵兵或畔大臣言曰君  
好鶴鶴可令擊翟於是遂入殺懿公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  
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常欲敗之卒  
滅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頹之子申爲君是爲戴公戴  
公申元年卒齊桓公以衛數亂乃率諸侯伐翟爲衛築楚丘立戴  
公弟燬爲衛君賈誼書曰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答曰衛侯辟疆周行人還之曰破疆辟疆天子之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是爲  
文公文公以亂故犇齊齊人入之初翟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

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為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為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為文公文公初立輕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無禮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鄭立成公三年晉欲假道於衛救宋成公不許晉更從南河度服虔曰南河濟南之東南流河也杜預曰從汲郡南度出衛南救宋徵師於衛衛大夫欲許成公不肯大夫元咺攻成公成公出奔晉文公重耳伐衛分其地予宋討前過無禮及不救宋患也衛成公遂出奔陳二歲如周求入與晉文公會晉使人鳩衛成公成公私於周主鳩令薄得不死已而周為請晉文公卒人之衛而誅元咺衛君瑕出奔七年晉文公卒十二年成公朝晉襄公十四年秦穆公卒二十六年齊邴歟弑其

君懿公三十五年成公卒

世本曰成公徙濮陽宋忠曰濮陽帝丘地名

子穆公遯立穆公二年

楚莊公伐陳殺夏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降復釋之十一年孫

良夫救魯伐齊復得侵地穆公卒子定公臧立定公十二年卒子

獻公衍立獻公十三年公令師曹教宮妾鼓琴賈逵曰師曹樂人妾不善曹

笞之妾以幸惡曹於公公亦笞曹三百十八年獻公戒孫文子甯

惠子食皆往日盱不召服虔曰孫文子林父也甯惠子甯殖也軟戒二子欲共晏食皆服朝衣待命盱晏也而去射鴻於

圃二子從之服虔曰從公於圃公不釋射服與之言左傳曰不釋皮冠二子怒如宿服虔

曰孫文子子邑也孫文子子數侍公飲左傳曰文子子即孫蒯也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杜預曰巧言詩小雅

也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焉亂階公欲以譬文子居河上而為亂師曹又怒公之嘗笞三百乃歌之欲

以怒孫文子報衛獻公文子語遽伯玉伯玉曰臣不知也賈逵曰伯玉衛大夫

遂攻出獻公獻公奔齊齊置衛獻公於聚邑孫文子甯惠子共立

定公弟秋為衛君是為殤公徐廣曰班氏云獻公弟焱殤公秋立封孫文子林父於

宿十二年甯喜與孫林父爭寵相惡殤公使甯喜攻孫林父林父  
犇晉復求人故衛獻公獻公在齊齊景公聞之與衛獻公如晉求  
入晉為伐衛誘與盟衛殤公會晉平公平公執殤公與甯喜而復  
入衛獻公獻公亡在外十二年而入獻公後元年誅甯喜三年吳  
延陵季子使過衛見蘧伯玉史鱗曰衛多君子其國無故過宿孫  
林父為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衛亂乃此矣是年獻公卒子襄公  
惡立襄公六年楚靈王會諸侯襄公稱病不往九年襄公卒初襄  
公有賤妾幸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衛名而  
子曰元妾怪之問孔成子服虔曰衛卿孔烝鉏成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  
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  
乃立元為嗣是為靈公靈公五年朝晉昭公六年楚公子棄疾弑  
靈王自立為平王十一年火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後有隙

孔子去後復來三十九年太子蒯瞶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

賈逵曰南子宋

女欲殺南子蒯瞶與其徒戲陽遯謀朝使殺夫人

賈逵曰戲陽遯太子家臣戲陽後

悔不果蒯瞶數目之夫人覺之懼呼曰太子欲殺我靈公怒太子

蒯瞶犇宋已而之晉趙氏四十二年春靈公游于郊令子郚僕

賈逵

口僕郚靈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怨太子出犇謂郚曰我將立若為

後郚對曰郚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

服虔曰郚自謂已無德不足以立以污辱社稷

夏靈公卒

夫人命子郚為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郚曰亡人太子蒯瞶之子輒

在也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輒為君是為出公六月乙酉趙簡子欲

入蒯瞶乃令陽虎詐命衛十餘人衰絰歸

服虔曰衰絰為若從衛來迎太子也

簡子送蒯

瞶衛人聞之發兵擊蒯瞶蒯瞶不得入入宿而係衛人亦罷兵出

公輒四年齊田乞弑其君孺子八年齊鮑子弑其君悼公孔子自

陳入衛九年孔文子問兵於仲尼仲尼不對其後魯迎仲尼仲尼

反魯十二年年初孔圉文子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

夫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通於悝母太子在宿悝母使良夫於太子

太子與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毋所與杜預

曰軒大夫車也與之盟許以悝母為妻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孔氏之

外圍服虔曰二人謂良夫太子蒙衣為婦人之服巾蒙其頭而共乘也宦者羅御如

孔氏孔氏之老藥甯問之服虔曰家臣稱老問其姓名稱姻妾以告賈逵曰婚姻家妾也遂入適

伯姬氏服虔曰入孔氏家適伯姬所居既食悝母杖戈而先服虔曰先至孔悝所太子與五人介與

假從之賈逵曰介被甲也伯姬劫悝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服虔曰於臺上召

藥甯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仲由服虔曰李路為孔氏邑宰故告之召護駕乘車

行爵食炙服虔曰藥甯使召李路乃行爵食炙奉出公輒犇魯服虔曰召護奉

仲由將入遇子羔將出賈逵曰子羔衛人大高柴孔子弟子也將出軒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

始至矣杜預曰且欲至門子羔曰不及莫踐其難賈逵曰言家臣憂不及國不得踐履其難鄭眾曰是時輒以出不及事不當踐

其難子羔言不及以子路欲死國也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難服虔曰言食悝之祿欲救之難此明其不死國也子羔遂出

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闔門曰毋入為也服虔曰公孫敢衛大夫言輒已出無為復入子路曰是

公孫也求利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子路

乃得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王肅曰必有繼續其後攻太子且曰太子

無勇若燔臺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厲敵子路服虔曰二子蒯聵之臣敵

以戈擊之割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服虔曰不使冠在地結纓而死孔子

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孔悝竟立太子蒯聵是

為莊公莊公蒯聵者出公父也居外怨大夫莫迎立元年即位欲

盡誅大臣曰寡人居外久矣子亦嘗聞之乎羣臣欲作亂乃止二

年魯孔丘卒三年莊公上城見戎州賈逵曰戎州戎人之邑曰戎虜何為是戎州

病之十月戎州告趙簡子簡子圍衛十一月莊公出犇衛人立公

子斑師為衛君左傳曰斑師襄公之孫齊伐衛虜斑師更立公子起為衛君服虔曰起靈公

子衛君起元年衛石曼專逐其君起起奔齊衛出公輒自齊復歸  
立初出公立十二年亡亡在外四年復入出公後元年賞從亡者  
立二十一年卒出公季父黔攻出公子而自立是為悼公悼公五  
年卒子敬公弗立世本云敬公費也敬公十九年卒子昭公糾立是時三晉  
疆衛如小侯屬之昭公六年公子疊弑之代立是為懷公懷公十  
一年公子頽弑懷公而代立是為慎公慎公父公子適適父敬公  
也慎公四十二年卒子聲公訓立聲公十一年卒子成侯速立成  
侯十一年公孫鞅入秦十六年衛更貶號曰侯二十九年成侯卒  
子平侯立平侯八年卒子嗣君立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  
陽四十二年卒子懷君立懷君三十一年朝魏魏囚殺懷君魏更  
立嗣君弟是為元君元君為魏壻故魏立之徐廣曰班氏云元君者懷君之弟元君十  
四年秦拔魏東地秦初置東郡更徙衛野王縣而并濮陽為東郡

二十五年元君卒子君角立年表云元君十一年秦置東郡十二年徙野王二十三年卒君角九年秦并

天下立為始皇帝二十一年二世廢君角為庶人衛絕祀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  
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  
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

史記三十七終

史記三十七

史記三十八

宋微子世家第八

微子開者

孔安國曰微畿內國名子爵也為紂卿士

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

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德滅

徐廣曰仇音耆

仇國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為於

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

孔安國曰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于也

曰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

孔安國曰言殷不有治政四方之事終必亡也

我祖遂

陳於上

馬融曰我祖湯也孔安國曰言湯遂其功陳力於上世也

紂沈湎於酒婦人是用亂敗湯德於下

馬融曰下下世也

殷既小大好草竊姦軌

孔安國曰草野盜竊又為姦宄於外內

卿士師師非度

馬融曰非但小

人學為姦宄卿士已下轉相師效為非法度

皆有罪辜乃無維獲

鄭玄曰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者言屢相攻奪

小民

乃並與相為敵讐

孔安國曰卿士既亂而小民各起共為敵讐言不和小

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

涯

徐廣曰一作涉水無舟航言危也駟謂典國典也

殷遂喪越至于今

馬融曰越於也於是至矣於今到矣曰太師少師



九禹遂因而第 初一日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

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馬融曰言天所以畏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鄭玄曰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水

曰潤下火曰炎上孔安國曰言其自然之常性也木曰曲直孔安國曰木可揉使曲直也金曰從革馬融曰金之性

曲直作酸孔安國曰木實之性從革作辛孔安國曰金氣之味稼穡作甘孔安國曰甘味生於百穀五行以下箕子所陳五

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馬融曰發言當使可從

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馬融曰睿通也恭作肅從作治馬融曰出令而從所以為治也明作智聰

作謀孔安國曰所謀必成審也睿作聖孔安國曰於事無不通謂之聖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

曰祀四曰司空馬融曰司空掌營城郭主空土以居民五曰司徒孔安國曰司徒眾教以禮義六曰司寇馬融曰主誅寇

七曰賓鄭玄曰掌諸侯朝覲之官八曰師鄭玄曰掌軍旅之官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

曰星辰馬融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會也鄭玄曰星五星也五曰歷數孔安國曰歷數節氣之度以為歷數敬授民時皇極皇建其

有極孔安國曰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斂時五福用傳錫其庶民馬融曰當斂是五福之道用布與眾民維

時其庶民于女極馬融曰以其能斂是五福故眾民於汝取中正以歸心也錫女保極鄭玄曰又賜女以守中之道凡厥

庶民毋有淫朋人毋有比德維皇作極孔安國曰民有善則無淫過朋黨之惡此周之德惟天下皆大為中正也凡厥

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女則念之馬融曰凡其眾民有謀有為有所執守當思念其行有所趣舍也不協于

極不離于咎皇則受之孔安國曰凡民之行雖不合於中而不離於咎惡皆可進用大法受之而安而色曰予所

好德女則錫之福孔安國曰女當安女顏色以謙下人時人斯其維皇之極孔安國曰不合于中之人女與之福則是人

能有為使羞其行而國其昌王肅曰使進其行任之以政則國為之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孔安國曰

正直之人既當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

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孔安國曰不能使正人有好於國家

于其毋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鄭玄曰無好於女家之人雖賜之以爵祿其動作為

毋偏毋頗鄭玄曰無好於女家之人雖賜之以爵祿其動作為王之道蕩蕩孔安國曰言開

之道馬融曰好私好也毋有作惡鄭玄曰言開

取罪而去也

子結怨於民

女用惡謂為天

之道馬融曰好私好也



朋黨 毋黨毋偏王道平平 孔安國曰一 毋反毋側王道正直 馬融曰反反道也側傾側也 會

其有極 鄭玄曰謂君也當會聚 歸其有極 鄭玄曰謂臣也當就 曰王極之傳言 馬融曰

曰王者當盡極行之 是夷是訓于帝其順 馬融曰是大中而常行之用 凡厥庶民極

之傳言 馬融曰亦盡極敷 是順是行 王肅曰民納言於上而 以近天子之光 王肅曰政教務中民善是用所

曰近猶益也順行民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王肅曰政教務中民善是用所

三德 一曰正直 鄭玄曰中 二曰剛克 三曰柔克 鄭玄曰克能也剛而能柔柔而

平康正直 孔安國曰世平 彊不友剛克 孔安國曰友順也世彊 內友柔克 孔安國

順以柔能 沈漸剛克 馬融曰沈陰也潛伏也陰伏之謀謂賊臣 高明柔克 馬融曰高明

治之也 維辟作福維辟作威維辟玉食 馬融曰辟君也玉食美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

也 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

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 孔安國曰在位不 稽疑擇建立卜筮人 孔

國曰龜曰卜著曰筮考正疑事 乃命卜筮曰雨曰濟曰涕 尚書 曰霧 徐廣曰一 曰

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

克曰貞曰悔凡七十五占之用二衍貞 鄭玄曰十五占之用謂雨濟圍霧克也

名兆卦而分別之兆卦之名凡七龜用五易用二審此道者乃立之也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

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者也圍者色澤而光明也霧者氣不釋鬱冥冥也克者如較氣之色相

犯也內卦曰貞貞正也外卦曰悔悔之言 立時人為卜筮 鄭玄曰立是能分別兆 三人

占則從二人之言 鄭玄曰從其多者著龜 女則有大疑謀及女心謀及卿

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孔安國曰先盡謀慮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

民從是之謂大同 孔安國曰 而身其康強而子孫其逢吉 孔安國曰動不

也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

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 鄭玄曰此三者 女則從

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鄭玄曰此逆者多以故舉 龜筮

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孔安國曰安以守常則吉動則凶鄭玄曰龜 庶徵曰雨

曰暘曰奧曰寒曰風曰時 孔安國曰雨以潤物陽以乾物爨以長物寒 五者來備

各以其序庶草繁廡 孔安國曰言五者備至各以 一極備凶一極亡凶 孔安國

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  
亦凶謂其不時失敘之謂也  
曰休徵孔安國曰敘美行之驗  
曰肅時雨若孔安國曰君行敬則時雨順之  
曰治

時暘若孔安國曰君政治則時暘順之  
曰知時與若孔安國曰君昭哲則時煖順之  
曰謀時寒若孔安國曰君能謀則時寒順之

曰聖時風若孔安國曰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  
曰咎徵孔安國曰敘惡行之驗也  
曰狂常雨若孔安國曰君行逸狂妄則常雨順

之曰僭常暘若孔安國曰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  
曰舒常與若孔安國曰君行逸豫則常煖順之  
曰急常寒

若孔安國曰君行急則常寒順之  
曰霧常風若孔安國曰君行霧闇則常風順之  
王胥維歲馬融曰言王者所胥職如歲兼四時也  
卿

士維月孔安國曰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  
師尹維日孔安國曰眾正官之吏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也  
歲月日時毋易

孔安國曰百穀用成治用明孔安國曰歲月無易則百穀成君臣無易則正治明  
峻民用章家用平康

用不寧庶民維星孔安國曰星民象故眾民惟若星也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馬融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  
曰

月之行有冬有夏孔安國曰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孔安國曰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  
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鄭玄曰康寧平安  
四曰攸好德

五曰考終命孔安國曰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  
六極一曰凶短折鄭玄曰未亂者德福之道

短未婚曰折  
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孔安國曰惡醜陋也  
六曰弱鄭玄曰愚懦不壯毅曰弱  
於是

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黍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僮者紂也殷民間之皆為流涕杜預曰梁國蒙縣有箕子冢  
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欲襲成王

周公徐廣曰二云欲襲成周  
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世本曰宋更曰睢陽  
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餘民甚戴愛之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禮記曰微子舍其孫脬而立衍也鄭玄曰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  
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宋公稽卒子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濬公共立濬公共卒弟煬公熙立煬公卽位濬公子鮒祀徐廣曰鮒一作魴  
殺煬公而自立曰我當立是為厲公厲公

位濬公子鮒祀徐廣曰鮒一作魴  
殺煬公而自立曰我當立是為厲公厲公

位濬公子鮒祀徐廣曰鮒一作魴  
殺煬公而自立曰我當立是為厲公厲公

位濬公子鮒祀徐廣曰鮒一作魴  
殺煬公而自立曰我當立是為厲公厲公

位濬公子鮒祀徐廣曰鮒一作魴  
殺煬公而自立曰我當立是為厲公厲公

位濬公子鮒祀徐廣曰鮒一作魴  
殺煬公而自立曰我當立是為厲公厲公

位濬公子鮒祀徐廣曰鮒一作魴  
殺煬公而自立曰我當立是為厲公厲公

位濬公子鮒祀徐廣曰鮒一作魴  
殺煬公而自立曰我當立是為厲公厲公

位濬公子鮒祀徐廣曰鮒一作魴  
殺煬公而自立曰我當立是為厲公厲公

位濬公子鮒祀徐廣曰鮒一作魴  
殺煬公而自立曰我當立是為厲公厲公

位濬公子鮒祀徐廣曰鮒一作魴  
殺煬公而自立曰我當立是為厲公厲公

位濬公子鮒祀徐廣曰鮒一作魴  
殺煬公而自立曰我當立是為厲公厲公

位濬公子鮒祀徐廣曰鮒一作魴  
殺煬公而自立曰我當立是為厲公厲公

卒子釐公舉立釐公十七年周厲王出奔彘二十八年釐公卒子  
惠公呂忱曰觀音古竟反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惠公卒子哀公  
立哀公元年卒子戴公立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秦  
始列為諸侯三十四年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武公生女為魯惠  
公夫人生魯桓公十八年武公卒子宣公力立宣公有太子與夷  
十九年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  
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為穆公穆公九年病  
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  
死必立與夷也孔父曰羣臣皆願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不  
可以負宣公於是穆公使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  
子與夷立是為殤公君子聞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其弟以  
成義然卒其子復享之殤公元年衛公子州吁弒其君完自立欲

得諸侯使告於宋曰馮在鄭必為亂可與我伐之宋許之與伐鄭  
至東門而還二年鄭伐宋以報東門之役其後諸侯數來侵伐九  
年大司馬孔父嘉妻好出道遇太宰華督服虔曰戴公之孫督說曰而觀之  
服虔曰目打極視精不轉也督利孔父妻乃使人宣言國中曰殤公即位十年耳而

十一戰賈逵曰一戰伐鄭圍其東門二戰取其禾三戰取邾田四戰邾鄭伐宋入其郛五戰

戰鄭入宋十一戰鄭伯以號師大敗宋民苦不堪皆孔父為之我且殺孔父以寧民是歲魯

弒其君隱公十年華督攻殺孔父取其妻殤公怒遂弒殤公而迎  
穆公子馮於鄭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元年華督為相九年執鄭

之祭仲要以立突為鄭君祭仲許竟立突十九年莊公卒子湣公

捷立湣公七年齊桓公即位九年宋水魯使臧文仲往弔水賈逵曰問凶曰

湣公自罪曰寡人以不能事鬼神政不修故水臧文仲善此言

此言乃公子子魚教湣公也十年夏宋伐魯戰於乘丘徐廣曰乘一作滕駟案杜預曰

乘丘魯生虜宋南宮萬賈逵曰南宮宋人請萬萬歸宋十一年秋潛公與

南宮萬獵因博爭行潛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萬有

力病此言遂以局殺潛公于蒙澤賈逵曰蒙澤宋澤名也杜預曰宋地梁國有蒙縣大夫仇牧聞

之以兵造公門萬搏牧牧齒著門闔死何休曰闔門扇因殺太宰華督乃更

立公子游為君諸公子犇蕭公子禦說犇毫服虔曰蕭毫宋邑也杜預曰今沛國有蕭縣蒙縣西北有毫城

也萬弟南宮牛將兵圍毫冬蕭及宋之諸公子共擊殺南宮牛弒

宋新君游而立潛公弟禦說是為桓公宋萬犇陳宋人請以賂陳

陳人使婦人飲之淳酒服虔曰宋萬多力勇不可執故先使婦人誘而飲之酒醉而縛之以革裹之歸宋左傳

曰以屏革裹之宋人醢萬也服虔曰醢肉也桓公二年諸侯伐宋至郊而去三年齊桓

公始霸二十三年迎衛公子燬於齊立之是為衛文公文公女弟

為桓公夫人秦穆公即位三十年桓公病太子茲甫讓其庶兄目

夷為嗣桓公義太子意竟不聽三十一年春桓公卒太子茲甫立

是為襄公以其庶兄目夷為相未葬而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襄

公往會襄公七年宋地實星如雨與雨偕下左傳曰隕石于宋五頃星也六鵙退蜚

風疾也賈逵曰風起於遠至宋都高而疾故鵙逢風却退八年齊桓公卒宋欲為

盟會十二年春宋襄公為鹿上之盟杜預曰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以求諸侯於楚

楚人許之公子目夷諫曰小國爭盟禍也不聽秋諸侯會宋公盟

于孟杜預曰孟宋地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

襄公以伐宋冬會于亳以釋宋公子魚曰禍猶未也十三年夏宋

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鄭襄公將戰子魚諫曰天

之棄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穀梁傳曰戰于泓水之上楚人

未濟目夷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

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

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何休曰軍法以鼓戰以金止不鼓不戰也不成列未成陳子魚曰

兵以勝為功何常言與徐廣曰云尚何言與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戰為

楚成王以救鄭鄭享之去而取鄭二姬以歸叔瞻曰成王無禮其

不沒乎為禮卒於無別有以知其不遂霸也是年晉公子重耳過

宋襄公以傷於楚欲得晉援厚禮重耳以馬二十乘服虔曰八十四十四年

夏襄公病傷於泓而竟卒子成公王臣立成公元年晉文公即位

三年倍楚盟親晉以有德於文公也四年楚成王伐宋宋告急於

晉五年晉文公救宋楚兵去九年晉文公卒十一年楚太子商臣

弒其父成王代立十六年秦穆公卒十七年成公卒成公弟禦殺

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為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

子杵臼是為昭公昭公四年宋敗長翟緣斯於長丘魯世家云宋武公之世獲緣斯於長丘今

云此時未詳七年楚莊王即位九年昭公無道國人不附昭公弟鮑革徐廣

曰一無賢而下士先襄公夫人欲通於公子鮑不可服虔曰襄公夫人周襄王之姊王姬也不可鮑

韋字

不肯也乃助之施於國因大夫華元為右師昭公出獵夫人王姬便衛

伯攻殺昭公杵臼弟鮑革立是為文公元年晉率諸侯伐宋

責以弒君聞文公定立乃去二年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須與武繆

戴莊桓之族為亂文公盡誅之出武繆之族賈逵曰出逐也四年春鄭命楚

伐宋宋使華元將鄭敗宋囚華元華元之將戰殺羊以食士其御

羊羹不及左傳曰御羊斟也故怨馳入鄭軍故宋師敗得囚華元宋以兵車

百乘文馬四百匹賈逵曰文狸文也王肅曰文馬畫馬也贖華元未盡入華元亡歸宋十四

年楚莊王圍鄭鄭伯降楚楚復釋之十六年楚使過宋宋有前仇

執楚使九月楚莊王圍宋十七年楚以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

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反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析

骨而炊何休曰析破人骨也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三日糧以信

故遂罷兵去二十二年文公卒子共公瑕立始厚葬君子譏華元

不臣矣共公元年華元善楚將子重又善晉將欒書兩盟晉楚十三年共公卒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司馬唐山攻殺太子肥欲殺華元華元犇晉魚石止之至河乃還皇覽曰華元家在陳留小黃縣城北誅唐山乃立共公少子成是為平公左傳曰魚石犇楚平公三年楚共王拔宋之彭城以封宋左師魚石四年諸侯共誅魚石而歸彭城於宋三十五年楚公子圍弒其君自立為靈王四十四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元公三年楚公子棄疾弒靈王自立為平王八年宋火十年元公母信詐殺諸公子大夫華向氏作亂楚平王太子建來犇見諸華氏相攻亂建去如鄭十五年元公為魯昭公避季氏居外為之求入魯行道卒子景公頭曼立景公十六年魯陽虎來犇已復去二十五年孔子過宋宋司馬桓魋惡之欲殺孔子孔子微服去三十年曹倍宋又倍晉宋伐曹晉不救遂滅曹有之三十六年齊田常弒簡

公三十七年楚惠王滅陳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飢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六十四年景公卒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昭公昭公者元公之曾庶孫也昭公父公孫糾糾父公子禘秦徐廣曰禘音端禘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昭公四十七年卒子悼公購由立年表云四十九年悼公八年卒子休公田立休公田二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徐廣曰一云辟公兵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年表云剔成君也剔成四十一年剔成弟偃攻襲剔成剔成敗犇齊偃自立為宋君君偃十一年自立為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

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誅  
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潛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  
而三分其地年表云偃立四十二年

太史公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

焉何晏曰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者何也以其俱在憂亂寧民也夏侯玄曰微子仕之窮也箕子比干志之窮也故或盡材而止或盡心而留皆其極也致極斯君子之事矣是以三仁

不同而歸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國

以不寧者十世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

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韓詩商頌章句亦美襄公襄公既敗於泓而

君子或以為多公羊傳曰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傷中國闕禮義

衰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

史記三十八

西川屯鳳  
氏雷南甫

史記三十九

西川屯鳳  
氏雷南甫

晉世家第九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左傳曰邑姜方娠太叔服虔曰

邑姜武王后齊太公女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

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

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

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

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

唐叔虞世本曰居鄂宋忠曰鄂地今在大夏姓姬氏字子于唐叔子燮是為晉侯晉侯子

寧旅是為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為成侯成侯子福是為厲侯厲

侯子宜曰是為靖侯靖侯以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無  
其年數靖侯十七年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王出奔于彘

大臣行政故曰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年  
 周宣王初立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籍立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  
 費王立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為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仇杜預曰條晉地  
 十年代于畝有功杜預曰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于畝生少子名曰成師杜預曰意取能成其眾也晉人師  
 服曰賈逵曰晉大夫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讎也少子曰成師成  
 師大號成之者又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後晉其  
 能毋亂乎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叔三年  
 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為文侯文侯  
 十年周幽王無道犬戎殺幽王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為諸侯三  
 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  
 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邑也成師封曲沃號為桓叔靖侯庶孫  
 欒賓相桓叔桓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眾皆附焉君子

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七年晉大  
 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  
 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為君是為孝侯誅潘父  
 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緡代桓叔是為曲沃莊伯孝侯十五年  
 曲沃莊伯弑其君晉孝侯于翼翼晉人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曲沃  
 晉人復立孝侯子郟為君是為鄂侯鄂侯二年魯隱公初立鄂侯  
 六年卒曲沃莊伯聞晉鄂侯卒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  
 伐曲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哀侯  
 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莊伯立是為曲沃武公哀侯六年魯弑  
 其君隱公哀侯八年晉侵陘廷賈逵曰翼南鄙邑名陘廷與曲沃武公謀九年  
 伐晉于汾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為君是為小子侯禮記曰天子未除喪曰余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鄭玄曰晉有小子侯是取之天子也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



哀侯

賈逵曰韓萬曲沃桓叔之子莊伯弟

曲沃益彊晉無如之何晉小子之四年曲沃武

公誘召晉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公武公入於曲沃乃立晉哀侯弟緡為晉侯晉侯緡四年宋執鄭祭仲而立突為鄭君晉侯十九年齊人管至父弒其君襄公晉侯二十八年齊桓公始霸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於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晉武公晉武公始都晉國前即位曲沃通年三十八年武公稱者先晉穆侯曾孫也曲沃桓叔孫也桓叔者始封曲沃武公莊伯子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也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為諸侯武公代晉二歲卒與曲沃通年即位凡三十九年而卒子獻公說諸立獻公元年周惠王弟頊攻惠王惠王出奔居鄭之櫟邑五年伐驪戎得驪姬韋昭曰西戎之別在驪山也驪姬

弟俱愛幸之八年士蔿說公

賈逵曰士蔿晉大夫

曰故晉之羣公子多不誅亂

且起乃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

賈逵曰聚晉邑

命曰絳始都絳九年晉

羣公子既亡奔號號以其故再伐晉弗克十年晉欲伐號士蔿曰

且待其亂十二年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先

祖宗廟所在而蒲邊秦屈邊翟

韋昭曰蒲今蒲坂屈北屈皆在河東杜預曰蒲今平陽蒲子縣是也

不使諸子

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

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晉國以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

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為秦穆公夫人

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獻公子八人而太

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遠此三子十六年晉獻

公作二軍

左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今始為二軍

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

戎畢萬為右伐滅霍滅魏滅耿

服虔曰三國皆姬姓魏在晉之蒲坂河東也杜預曰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永安縣東北有霍太

也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焉曰太子不

得立矣分之都城服虔曰邑有先君之主曰都而位以卿賈逵曰謂將下軍先謂之極服虔曰言其祿位極盡于

此又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王肅曰太伯知天命在王季奔吳不

反猶有令名王肅曰雖去猶可有令名何與其坐而及禍也太子不從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賈逵曰卜

偃晉掌卜大夫郭偃萬盈數也魏大名也服虔曰數從一至萬為滿魏喻魏魏高大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

有眾杜預曰以魏從萬有眾多之象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令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

辛廖占之曰吉賈逵曰辛廖晉大夫屯固比入吉孰大焉杜預曰屯險難也所以為其堅固比親密所以得人

後必蕃昌十七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賈逵曰東山赤狄別種里克諫獻公

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服虔曰厨膳飲食

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服虔曰有代太子守則從之從曰撫軍服虔曰助君撫循軍士守

曰監國古之制也夫率師專行謀也杜預曰率師者必專謀軍事誓軍旅杜預曰君與

國政之所圖也賈逵曰國政正卿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杜預曰命稟將軍所制

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杜預曰太子統

率師不威將安用之杜預曰專命則不孝是為師必不威也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

太子誰立里克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太子

勉之教以軍旅賈逵曰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毋懼不得

立服虔曰不立得立已修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服虔曰偏袷之

衣偏異色駁不純袷在中左右異故曰偏衣杜預曰偏衣左

右異色其半似公服韋昭曰偏半也分身之半以授太子

佩之金玦服虔曰以金為玦也韋昭曰金玦兵要也

里克謝病不從太子遂伐東山十九年獻公曰始吾先君莊伯武

公之誅晉亂而號常助晉伐我又匿晉亡公子果為亂弗誅後遺

子孫憂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何休曰屈產出名馬之地乘備駟也假道於虞虞假道遂

伐虢曹逵曰虞在晉南虢在虞南取其下陽以歸服虔曰下夏陽虢邑在太陽東北三十里穀梁傳曰下陽虞虢之塞邑獻公私

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

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服虔曰齊姜廟所在歸釐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獻公欲饗之驪姬從旁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韋昭曰將飲先祭示有先也墳起也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韋昭曰小臣宦名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況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母子為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太子聞之奔新城韋昭曰新城曲沃也新為太子城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為此

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內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殺於新城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譖殺太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初獻公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屈城弗就夷吾以告公公怒士蔿謝曰邊城少寇安用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服虔曰蒙茸以言亂貌三公言君與二公子將敵故不知所從卒就城及申生死二子亦歸保其城二十二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宦者勃鞞命重耳促自殺重耳踰垣宦者追斬其衣袪服虔曰袪袪也重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是歲也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虞之大夫宮之奇諫虞君曰晉不

可假道也是且滅虞虞君曰晉我同姓不宜伐我宮之奇曰太伯

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號仲號叔王季之子也為

文王卿士其記勳在王室藏於盟府杜預曰盟府司盟之官也將號是滅何愛于虞

且虞之親能親於桓莊之族乎桓莊之族何罪盡滅之虞之與虢

脣之與齒脣亡則齒寒虞公不聽遂許晉宮之奇以其族去虞其

冬晉滅虢虢公醜奔周皇覽曰虢公冢在河內温縣郭東濟水南大冢是也其城南有虢公臺還襲滅虞虜虞

公并其大夫并伯百里奚以媵秦穆姬杜預曰穆姬獻公女送女曰媵以屈辱之而修虞祀服虔曰虞所祭祀命祀也荀息牽曩所遺虞屈產之乘馬奉之獻公笑曰馬則

吾馬齒亦老矣公羊傳曰蓋獻之也何休曰以馬歲歲喻荀息之年老也二十三年獻公遂發賈華等伐

屈賈逵曰賈華晉右行大夫屈潰夷吾將奔翟冀芮曰不可韋昭曰冀芮晉大夫重耳已在矣今

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彊吾君

百歲後可以求入焉遂奔梁二十五年晉伐翟翟以重耳故亦擊

晉於齧桑左傳作采桑服虔曰翟地晉兵解而去當此時晉疆西有河西與秦接境

北邊翟東至河內驪姬弟生悼子二十六年夏齊桓公大會諸侯

於葵丘晉獻公病行後未至逢周之宰孔宰孔曰齊桓公益驕不

務德而務遠略諸侯弗平君第毋會毋如晉何獻公亦病復還歸

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為後年少諸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

立之乎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為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慙

為之驗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荀息為相主國政秋九月獻公卒

里克邳鄭欲內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賈逵曰邳鄭晉大夫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謂荀息

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負先君言十月

里克殺奚齊于喪次獻公未葬也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

弟悼子而傅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弒悼子于朝

列女傳曰鞭殺驪姬于市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珪之玷猶可磨也斯言之玷

不可為也

杜預曰詩大雅言此言之缺難治甚於白珪

其荀息之謂乎不負其言初獻公將伐

驪戎卜曰齒牙為禍

韋昭曰齒牙謂兆端左右疊拆有似齒牙中有縱畫以象讒言之為害也

及破驪戎獲驪姬

愛之竟以亂晉里克等已殺奚齊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於翟欲

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禮侍喪重耳

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於梁夷吾欲

往呂省郤芮曰內猶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之秦輔彊

國之威以入恐危乃使郤芮厚賂秦約曰即得入請以晉河西之

地與秦乃遺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

賈逵曰汾水名汾陽晉地也

秦繆公乃發兵送夷吾于晉齊桓公聞晉內亂亦率諸侯加晉秦

兵與夷吾亦至晉齊乃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立為晉君是為惠

公齊桓公至晉之高梁而還歸惠公夷吾元年使邲鄭謝秦曰始

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

外何以得擅許秦者寡人爭之弗能得故謝秦亦不與里克汾陽

邑而奪之權四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

賈逵曰周卿士

會齊秦大夫共禮晉

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為變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

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

服虔曰奚齊悼子荀息也

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

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為此臣聞命

矣遂伏劍而死於是邲鄭使謝秦未還故不及難晉君改葬恭太

子申生

韋昭曰獻公時申生葬不如禮故改葬之

秋狐突之下國

服虔曰晉所滅國以為下邑一曰曲沃有宗廟故謂之國在絳下故曰下國也遇

申生申生與載而告之

杜預曰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為申生御故復使登車

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

帝

服虔曰帝天帝請罰有罪

將以晉與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神不食非其宗

君其祀毋乃絕乎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帝後十日

左傳曰七日

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見我焉

杜預曰將囚巫以見

許之遂不見

杜預曰狐突許其及

期而往復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弊於韓

賈逵曰弊敗也韓晉韓原

兒乃謠

曰恭太子更葬矣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兄邲鄭使秦聞里克誅乃說秦繆公曰呂省卻稱冀芮實為不從杜預曰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秦賂也若重

賂與謀出晉君入重耳事必就秦繆公許之使人與歸報晉厚賂

三子三子曰弊厚言甘此必邲鄭賣我於秦遂殺邲鄭及里克邲

鄭之黨七與大夫韋昭曰七與申生下軍之眾大夫也杜預曰侯伯七命副車七乘邲鄭子豹奔秦言伐晉

繆公弗聽惠公之立倍秦地及里克誅七與大夫國人不附二年

周使召公過韋昭曰召武禮晉惠公惠公禮倨召公譏之四年晉饑乞

糴於秦繆公問百里奚服虔曰秦大夫百里奚曰天菑流行國家代有救菑

恤鄰國之道也與之邲鄭子豹曰伐之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

罪卒與粟自雍屬絳五年秦饑請糴於晉晉君謀之慶鄭曰杜預曰慶鄭晉

夫以秦得立已而倍其地約晉饑而秦貸我今秦饑請糴與之何

疑而謀之號射曰服虔曰號射惠公舅往年天以晉賜秦秦弗知取而貸我今

天以秦賜晉晉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號射謀不與秦粟

而發兵且伐秦秦大怒亦發兵伐晉六年春秦繆公將兵伐晉晉

惠公謂慶鄭曰秦師深矣韋昭曰深入境一曰深九重奈何鄭曰秦內君君倍其賂

晉饑秦輸粟秦饑而晉倍之乃欲因其饑伐之其深不亦宜乎晉

卜御右慶鄭皆吉公曰鄭不孫服虔曰孫順乃更令步陽御戎家僕徒為

右服虔曰二子晉大夫也進兵九月壬戌秦繆公晉惠公合戰韓原惠公馬繫不

行秦兵至公窘召慶鄭為御鄭曰不用卜敗不亦當乎遂去更令

梁繇靡御號射為右輅秦繆公服虔曰輅迎也繆公壯士昌敗晉軍晉軍敗

遂失秦繆公反獲晉公以歸秦將以祀上帝晉君姊為繆公夫人

衰絰涕泣公曰得晉侯將以為樂今乃如此且吾聞箕子見唐叔

之初封曰其後必當大矣晉庸可滅乎乃與晉侯盟王城杜預曰馬湖臨晉縣

而許之歸晉侯亦使呂省等報國人曰孤雖得歸毋面目見社

東有王城

稷十日立子圉晉人聞之皆哭秦繆公聞呂省晉國和乎對曰不  
和小人懼失君亡親不憚立子圉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其君子則  
愛君而知罪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此二故不和於是秦繆公更  
舍晉惠公餽之七牢十一月歸晉侯晉侯至國誅慶鄭修政教謀  
曰重耳在外諸侯多利內之欲使人殺重耳於狄重耳聞之如齊  
八年使太子圉質秦初惠公亡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  
女梁伯卜之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為圉女為妾服虔曰圉人掌  
養馬臣之賤者  
不聘十年秦滅梁梁伯好土功治城溝賈逵曰溝澗也民力罷怨其衆數相驚  
曰秦寇至民恐惑秦竟滅之十二年晉惠公病內有數子太子圉  
曰吾母家在梁梁今秦滅之我外輕於秦而內無援於國君即不  
起病大夫輕更立他公子乃謀與其妻俱亡歸秦女曰子一國太  
子辱在此秦使婢子侍服虔曰曲禮曰世婦以下自稱婢子婢子婦人之卑稱以固子之心子亡矣

我不從子亦不敢言子圉遂亡歸晉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圉  
立是為懷公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子圉之立  
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  
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肯召懷公怒囚狐突突曰臣  
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公卒殺  
狐突秦繆公乃發兵送內重耳使人告欒卻之黨為內應殺懷公  
於高梁入重耳重耳立是為文公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也自  
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賈佗先  
軫魏武子自獻公為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即位重耳年  
二十一獻公十三年以驪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秦獻公二十一年  
獻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讒之恐不辭獻公而守蒲城獻公二十二  
年獻公使宦者履鞮趣殺重耳重耳喻垣宦者遂斬其衣袪重耳

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數十人至狄狄伐咎如

賈逵曰赤狄之別隗姓

得一女以長女妻重耳生伯儵叔

劉以少女妻趙衰生盾居狄五歲而晉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悼

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畏殺因固謝不敢入已而晉更迎其

弟夷吾立之是為惠公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與壯士

欲殺重耳重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為可用興以

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

霸王收恤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往乎於是遂

行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犁二十五

年吾冢上栢大矣雖然妾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

文公不禮去過五鹿

賈逵曰衛地杜預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平陽元城縣東亦有五鹿

飢而從野人乞食

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

齊齊桓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至齊

二歲而桓公卒會豎刁等為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

凡五歲重耳愛齊女毋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

在桑上聞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殺侍者

服虔曰懼孝公怒故殺之以滅口

勸重耳趣行

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

徐廣曰云人生一世必死於此

不能去齊女曰

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為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

懷女德竊為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

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

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

足食乃止遂行過曹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駢脇曹大夫釐負羈

曰晉公子賢又同姓窮來過我奈何不禮共公不從其謀負羈乃私遺重耳食置璧其下重耳受其食還其璧去過宋宋襄公新困



兵於楚傷於泓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耳宋司馬公孫固善於咎犯曰宋小國新困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國乃去過鄭鄭文公弗禮鄭叔瞻諫其君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相且又同姓鄭之出自厲王而晉之出自武王鄭君曰諸侯亡公子過此者衆安可盡禮叔瞻曰君不禮不如殺之且後爲國患鄭君不聽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諸侯禮待之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亡在外十餘年小國輕子況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子子其毋讓此天開子也遂以客禮見之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卽反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羽毛齒角玉帛君王所餘未知所以報王曰雖然何以報不穀重耳曰卽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賈逵曰司馬法從遜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也楚將子玉怒曰王遇晉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孫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久從者皆國

器此天所置庸可殺乎且言何以易之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亡

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

接境秦君賢子其勉行厚送重耳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

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服虔曰晉臣曰季也曰其國且伐

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親而求入子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

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衰歌黍苗詩韋昭曰詩云芄芄黍苗陰雨膏之繆公曰知子欲

忘反國矣趙衰與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

定時晉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

二月晉國大夫欒郤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反國

爲內應甚衆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晉聞秦兵來亦發

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入也唯惠公之故貴臣呂卻之屬不

欲立重耳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

焉文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乃投辟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爲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渡河秦兵圍令狐晉軍于廬柳韋昭曰廬柳晉地也二月辛丑咎犯與秦晉大夫盟於郇杜預曰解縣西北有郇城壬寅重耳入於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賈逵曰文公之祖武公廟也卽位爲晉君是爲文公羣臣皆往懷公圍奔高梁戊申使人殺懷公懷公故大臣呂省卻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誅乃欲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文公不知始嘗欲殺文公宦者履鞮知其謀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見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女斬予祛其後我從狄君獵女爲惠公來求殺我惠公與女期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

之宦者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國其毋蒲翟乎且管仲射鉤桓公以霸今刑餘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見禍又且及矣於是見之遂以呂卻等告文公文公欲召呂卻呂卻等黨多文公恐初入國國人賣已乃爲微行會秦繆公於王城國人莫知三月己丑呂卻等果反焚公宮不得文公文公之衛徒與戰呂卻等引兵欲奔秦繆公誘呂卻等殺之河上晉國復而文公得歸夏迎夫人於秦秦所與文公妻者卒爲夫人秦送三千人爲衛以備晉亂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爲

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已力乎下  
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服虔曰蒙欺也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

死誰懟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  
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

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怜之乃懸書  
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

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  
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賈逵曰綿上晉地杜預曰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綿上

於是文公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徐廣曰一作國號曰介山以記  
吾過且旌善人賈逵曰旌表也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

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  
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

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人皆說二  
年春秦軍河上將入王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晉同姓晉

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母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晉之資也三月甲  
辰晉乃發兵至陽樊服虔曰陽樊周地陽邑名也樊仲山之所居故曰陽樊圍温入襄王於周四月

殺王弟帶周襄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  
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定霸於今在矣杜預曰報宋贈馬之施狐偃曰

楚新得曹而初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  
三軍王肅曰始復成國之禮半周軍也趙衰舉卻縠將中軍卻臻佐之使狐偃將上軍

狐毛佐之命趙衰為卿欒枝將下軍賈逵曰欒枝欒實之孫先軫佐之荀林父御

戎魏犢為右往伐冬十二月晉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杜預曰河內泌

侵曹伐衛正月取五鹿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斂孟杜預曰衛地也衛侯請盟

水縣西北有原城

晉晉人不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晉衛侯居襄  
服虔曰公子買守衛楚救衛不卒徐廣曰晉侯圍曹三月丙午晉師

入曹數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令軍

母入僖負羈宗家以報德楚圍宋宋復告急晉文公欲救則攻楚

為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於晉患之先軫曰執

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於是文公從之而

楚成王乃引兵歸楚將子玉曰王遇晉至厚今知楚急曹衛而故

伐之是輕王王曰晉侯亡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反國險阨

盡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請曰非敢必有功願以

間執讒慝之口也服虔曰子玉非敢求有大功但欲執為賈讒慝之楚王怒少與

之兵於是子玉使宛春告晉賈逵曰宛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

咎犯曰子玉無禮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許韋昭曰君文公也臣子玉也先軫

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一言而亡之我則毋禮不許楚

是棄宋也不如私許曹衛以誘之執宛春以怒楚韋昭曰怒既戰而

後圖之杜預曰須勝晉侯乃囚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

楚楚得臣怒得臣即擊晉師晉師退軍吏曰為何退文公曰昔在楚

約退三舍可倍乎楚師欲去得臣不肯四月戊辰宋公齊將秦將

與晉侯次城濮賈逵曰已巳與楚兵合戰楚兵敗得臣收餘兵去甲

午晉師還至衡雍杜預曰衡雍鄭地作王宮于踐土服虔曰既敗楚師襄王自往

為之初鄭助楚楚敗懼使人請盟晉侯晉侯與鄭伯盟五月丁未獻

楚俘於周駟介百乘徒兵千服虔曰駟介駟馬被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

為伯賈逵曰王子賜大輅彤弓矢百旅弓矢千賈逵曰大輅金輅彤弓赤旅弓柅

鬯一卣珪瓚賈逵曰柅黑黍鬯香酒也所以降虎賁二百人賈逵曰天子晉侯三

辭然後稽首受之賈逵曰稽周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孔安國曰同

馬融曰王順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丕顯文武能慎明德孔安國曰文王武王昭登於上布聞在

下馬融曰昭明也維時上帝集厥命於文武孔安國曰惟以是故集恤朕身繼

予一人永其在位張安國曰當憂念我身於是晉文公稱伯癸亥王子虎

盟諸侯於王庭服虔曰王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

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

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

讓責子玉子玉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

是乃喜六月晉人復入衛侯壬午晉侯渡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為

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

軫曰軍事勝為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奈

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冬晉侯會諸侯于温欲

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於河陽壬申

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

河陽著春秋諱之也丁丑諸侯圍許曹伯臣或說晉侯曰齊桓公

合諸侯而國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之後晉唐叔之

後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晉侯說復曹伯於是晉始作三行服虔曰

六軍故謂荀林父將中行先穀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杜預曰三行無七年

晉文公秦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於文公亡過時及城濮時鄭助

楚也圍鄭欲得叔瞻叔瞻聞之自殺鄭持叔瞻告晉晉曰必得鄭

君而甘心焉鄭恐乃間令使謂秦穆公曰亡鄭厚晉於晉得矣而

秦未為利君何不解鄭得為東道交秦伯說罷兵晉亦罷兵九年

冬晉文公卒子襄公歡立是歲鄭伯亦卒鄭人或賣其國於秦秦

穆公發兵往襲鄭十二月秦兵過我郊襄公元年春秦師過周無

禮王孫滿譏之兵至滑鄭賈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十二牛勞

秦師秦師驚而還滅滑而去晉先軫曰秦伯不用蹇叔反其衆心

此可擊欒枝曰未報先君施於秦擊之不可先軫曰秦侮吾孤伐

吾同姓何德之報遂擊之襄公墨衰經賈述曰墨變凶杜預曰以凶服從戎故墨之四月敗秦

師于殽虜秦三將孟明視西乞秫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服虔曰非

禮也杜預日記禮所由變也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將戮之公許遣

之先軫聞之謂襄公曰患生矣軫乃追秦將秦將渡河已在船中

頓首謝卒不反後三年秦果使孟明代晉報殽之敗取晉汪以歸

四年秦繆公大興兵伐我渡河取王官封殽尸而去晉恐不敢出

遂城守五年晉伐秦取新城服虔曰秦邑新所作城也報王官役也六年趙衰成子

欒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賈述曰欒貞子欒枝也霍伯先且居也趙盾代趙衰執政七年

八月襄公卒太子夷臯少晉人以難故服虔曰晉國數有患難欲立長君趙盾曰

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故好也立善則固

事長則順奉愛則孝結舊好則安賈季曰不如其弟樂辰羸嬖於

二君服虔曰辰羸懷羸也二君懷公之公立其子民必安之趙盾曰辰羸賤班在九人下

服虔曰班次也其子何震之有賈述曰震威也且為二君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

而出在小國僻也母淫子僻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可乎使士

會如秦迎公子雍賈季亦使人召公子樂於陳趙盾廢賈季以其

殺陽處父案左傳曰此時賈他為太師陽處父為太傅十月葬襄公十一月賈季奔翟是歲秦

繆公亦卒靈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

卻之患乃多與公子雍衛太子母繆羸日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

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將安置此服虔曰此太子出朝則

抱以適趙盾所頓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屬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

賜不材吾怨子王肅曰怨其教導不至今君卒言猶在耳杜預曰在宣子之耳而棄之若何趙

盾與諸大夫皆患穆羸且畏誅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臯是為靈

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趙盾為將往擊秦敗之令狐先蔑隨會亡奔秦秋齊宋衛鄭曹許君皆會趙盾盟于扈

杜預曰鄭地榮陽卷縣西北有扈亭

靈公初立故也四年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晉之郟

康公伐晉取羈馬晉侯怒使趙盾趙穿卻缺擊秦大戰河曲趙穿

最有功七年晉六卿患隨會之在秦常為晉亂乃詳令魏壽餘反

晉降秦秦使隨會之魏因執會以歸晉八年周頃王崩公卿爭權

故不赴晉使趙盾以車八百乘平周亂而立匡王是年楚莊王初

即位十二年齊人弒其君懿公十四年靈公壯侈厚斂以雕墻

也從臺上彈人觀其逃丸也宰夫脯熊蹯不熟服虔曰踏熊蹯其肉難熟靈公怒殺

宰夫使婦人持其屍出棄之過朝趙盾隨會前數諫不聽已又見

死人手二人前諫隨會先諫不聽靈公患之使鉏麇刺趙盾

力盾闔門開居處節鉏麇退歎曰殺忠臣棄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

死杜預曰趙盾庭樹也初盾嘗田首山徐廣曰蒲坂縣有雷首山見桑下有餓人餓人示眯明也

盾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宦三年服虔曰宦宦學仕也未知母之存不願遺

母盾義之益與之飯肉已而為晉宰夫趙盾弗復知也九月晉靈

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眯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進

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令先母及難盾既去靈公

伏士未會先縱齧狗名敖何休曰犬四尺曰敖明為盾搏殺狗盾曰棄人用狗

雖猛何為然不知明之為陰德也已而靈公縱伏士出逐趙盾示

眯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

下餓人問其名弗告服虔曰不望報明亦因亡去盾遂奔未出晉境乙丑盾

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虞翻曰園名也而迎趙盾趙盾素貴得民

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為弒易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

其君以視於朝盾曰弒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為正卿而亡不

出境反不誅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

不隱杜預曰不隱盾之罪宣子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服虔曰聞義則服杜預曰善其為法受屈也惜也出疆

乃免杜預曰越境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也趙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

為成公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壬申朝于武宮成公元年

賜趙氏為公族服虔曰公族大夫也伐鄭鄭倍晉故也三年鄭伯初立附晉而

棄楚楚怒伐鄭晉往救之六年伐秦虜秦將赤七年成公與楚莊

王爭疆會諸侯于扈陳畏楚不會晉使中行桓子伐陳因救鄭與

楚戰敗楚師是年成公卒子景公據立景公元年春陳大夫夏徵

舒弒其君靈公二年楚莊王伐陳誅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告

急晉晉使荀林父將中軍隨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卻克欒書先

穀韓厥鞏朔佐之六月至河聞楚已服鄭鄭伯肉袒與盟而去荀

林父欲還先穀曰凡來救鄭不至不可將率離心卒度河楚已服

鄭欲飲馬于河為名而去楚與晉軍大戰鄭新附楚畏之反助楚

攻晉晉軍敗走河爭度船中人指甚眾楚虜我將智罃歸而林父

曰臣為督將軍敗當誅請死景公欲許之隨會曰昔文公之與楚

戰城濮成王歸殺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

助楚殺仇也乃止四年先穀以首計而敗晉軍河上恐誅乃奔翟

與翟謀伐晉晉覺乃族穀穀先軫子也五年伐鄭為助楚故也是

時楚莊王疆以挫晉兵河上也六年楚伐宋宋來告急晉晉欲救

之伯宗謀曰賈逵曰伯宗晉大夫楚天方開之不可當乃使解楊給為救宋服虔曰解

楊晉大夫鄭人執與楚楚厚賜使反其言令宋急下解楊給許之卒致晉

君言楚欲殺之或諫乃歸解楊七年晉使隨會滅赤狄八年使卻

克於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卻克僂而魯使蹇

衛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卻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



河伯視之至國請君欲伐齊景公問知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煩  
國弗聽魏文子請老休辟郤克克執政九年楚莊王卒晉伐齊齊  
使太子彊為質於晉晉兵罷十一年春齊伐魯取隆魯告急衛衛  
與魯皆因郤克告急於晉晉乃使郤克欒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  
與魯衛共伐齊夏與頃公戰於鞌傷困頃公頃公乃與其右易位  
下取飲以得脫去齊師敗走晉追北至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不  
聽郤克曰必得蕭桐姪子為質齊使曰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母  
猶晉君母奈何必得之不義請復戰晉乃許與平而去楚申公巫  
臣盜夏姬以奔晉晉以巫臣為邢大夫賈逵曰邢晉邑十二年冬齊頃公如  
晉欲上尊晉景公為王景公讓不敢晉始作六卿賈逵曰初作六軍僭王也韓厥鞏  
朔趙穿荀躒趙括趙旃皆為卿智罃自楚歸十三年魯成公朝晉  
晉弗敬魯怒去倍晉晉伐鄭取汜十四年梁山崩公羊傳曰梁山河上山杜預曰在馮翊夏陽北

也問伯宗伯宗以為不足怪也

徐廣曰年表曰伯宗隱其人用其言

十六年楚將子反怨

巫臣滅其族巫臣怒遺子反書曰必令子罷於奔命乃請使吳令  
其子為吳行人教吳乘車用兵吳晉始通約伐楚十七年誅趙同  
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  
趙庶子武為趙後復與之邑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壽曼為  
君是為厲公後月餘景公卒厲公元年初立欲和諸侯與秦桓公  
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謀伐晉三年使呂相讓秦賈逵曰呂相晉大夫因  
與諸侯伐秦至涇敗秦於麻隧虜其將成差五年三郤讒伯宗殺  
之賈逵曰三郤郤鉤郤犇郤至伯宗以好直諫得此禍國人以是不附厲公六年春

鄭倍晉與楚盟晉怒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發兵厲  
公自將五月渡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請公欲還郤至曰發兵誅  
逆見彊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於

鄆徐廣曰鄆陵服虔曰鄆陵鄭一作焉之東南地也子反收餘兵拊循欲復戰晉患之共王召子

反其侍者豎陽穀進酒子反醉不能見王怒讓子反子反死王遂

引兵歸晉由此威諸侯欲以令天下求霸厲公多外嬖姬歸欲盡

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嘗與郤至有怨及欒書

又怨郤至不用其計而遂敗楚左傳曰欒書欲待楚師退而擊之郤至云楚有六間不可失也乃使人間謝

楚楚來許厲公曰鄆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會與

國不俱是以事不成厲公告欒書欒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人

之周虞翻曰周京師微考之果使郤至於周欒書又使公子周見郤至郤至

不知見賣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怨郤至欲殺之八年厲公獵與姬

飲郤至殺豕奉進宦者奪之郤至射殺宦者公怒曰季子欺予杜預曰公

反以為郤至奪豕也將誅三郤未發也郤錡欲攻公曰我雖死公亦病矣郤至

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與我我死耳十二

月壬午公令胥童以兵八百人襲攻殺三郤胥童因以劫欒書中

行偃于朝曰不殺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三卿寡人不忍益

也對曰人將忍君杜預曰人謂書偃公弗聽謝欒書等以誅郤氏罪大夫復

位二子頓首曰幸甚幸甚公使胥童為卿閏月乙卯厲公游匠驪

氏賈逵曰匠驪氏晉外嬖大夫在嬴者欒書中行偃以其黨襲捕厲公囚之殺胥童而使

人迎公子周徐廣曰一作糾于周而立之是為悼公悼公元年正月庚申欒

書中行偃弒厲公葬之左傳曰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一乘車杜預曰言不以君禮葬也諸侯葬車七乘厲公囚

六日死死十日庚午智罃迎公子周來至絳刑雞與大夫盟而立

之是為悼公辛巳朝武宮二月乙酉即位悼公周者其大父捷晉

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為桓叔桓叔最愛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

公周周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皆不得立而辟難於周客

死焉寡人自以疎遠母幾為君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

公周周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皆不得立而辟難於周客死焉寡人自以疎遠母幾為君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

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靈得奉晉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助寡人於是逐不臣者七人修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秋伐鄭鄭師敗遂至陳三年晉會諸侯悼公問羣臣何用者祁僎舉解狐解狐僎之仇復問舉其子祁牛君子曰祁僎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隱子方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賈逵曰行陳也魏絳戮其僕賈逵曰僕御也悼公怒或諫公公卒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附十一年悼公曰自吾用魏絳九合諸侯服虔曰九合一謂會于戚二會城棣救陳三會于鄆四會于邢丘五同盟於戲六會于亳城北九會于蕭魚和戎翟魏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乃受之冬秦取我櫟十四年晉使六卿率諸侯伐秦度涇大敗秦軍至械林而去十五年悼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唯仁義為本冬悼公卒子平公彪立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徐廣曰靡一作歷齊師敗走晏嬰曰君亦毋勇何不止戰遂去晉追遂圍臨菑盡燒屠其郭中東至

膠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六年魯襄公朝晉晉欒逞有罪奔齊八年齊莊公微遣欒逞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欒逞從曲沃中反襲入絳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逞逞敗走曲沃曲沃攻逞逞死遂滅欒氏宗逞者欒書孫也左傳逞作盈其入絳與魏氏謀齊莊公聞逞敗乃還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菑之役也十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晉因齊亂伐敗齊於高唐去報太行之役也十四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嚮語叔嚮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為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二十二年伐燕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昭公六年卒六卿強公室卑子頃公去疾立頃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爭立晉六卿平王室亂立敬王九年魯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

侯十一年衛宋使使請晉納魯君季平子私賂范獻子獻子受之  
乃謂晉君曰季氏無罪不果入魯君十二年晉之宗家祁侯孫叔  
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  
十縣各令其子爲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十四年頃公卒子定公  
午立定公十一年魯陽虎奔晉趙鞅簡子舍之十二年孔子相魯  
十五年趙鞅使邯鄲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  
攻趙鞅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櫟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爲  
仇乃移兵伐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范中行走朝  
歌保之韓魏爲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復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  
行氏二子奔齊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爭長趙鞅時從  
卒長吳徐廣曰吳世家說黃池之盟云趙鞅怒將戰吳乃長晉  
定公左氏傳云乃先晉人外傳云吳公先歆晉公次之三十一年齊田常弑  
其君簡公而立簡公弟驁爲平公三十三年孔子卒三十七年定

公卒子出公鑿立出公十七年

徐廣曰年表云山公立  
十八年或云二十年

智伯與趙韓魏共

分范中行地以爲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

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爲晉君是爲哀公

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也號爲戴子

徐廣曰世本作桓  
子雍注云戴子

戴子生忌忌

善知伯早死故知伯欲盡并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爲君當是時晉

國政皆決智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智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彊哀

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盡并其地十八年哀公

卒子幽公柳立幽公之時晉畏反朝韓趙魏之君獨有絳曲沃餘

皆入三晉十五年魏文侯初立十八年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

盜殺幽公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爲烈公烈公十九

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爲諸侯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頎

立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襲邯鄲不勝而去十七年孝公卒子靜

公俱酒立是歲齊威王元年也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  
滅晉後而三分其地靜公遷為家人晉絕不祀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約及即位  
而行賞尚忘介子推况驕主乎靈公既弒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  
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  
固不易哉

史記二十九 終

魏山也  
氏書也

史記四十

魏山也  
氏書也

楚世家第十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

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 徐廣曰世本云老童生重黎及吳回譙周曰老童即卷章重黎為帝嚳高

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 虞翻曰祝大融明也革昭曰祝始也共工

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

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

坼剖而產焉 干寶曰先儒學士多疑此事譙允南通才達學精核數理者也作古史考以為作者妄記廢而不論余亦尤其生之異也然察六子之世子孫有國升降六代

數千年間迭至霸王天將興之必有尤物乎若夫前志所傳修己背坼而生禹簡狄胸剖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兒從右腋下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斯蓋近事之信也以今況古固知注記者之不安也天地云為陰陽變化安可守之一端槩以常理乎詩云不坼不副無災無害原詩人之音明古之婦人嘗有坼剖而產者矣又有因產而遇災

害者故美其無害也其長一曰昆吾 虞翻曰昆吾名樊為已姓封昆吾世本曰昆吾者衛是也二曰參胡 世本曰參胡者

韓是三曰彭祖 虞翻曰名翦為彭姓封於太彭世本曰彭祖者彭城是也四曰會人 世本曰會人者鄭是也五曰曹姓 世本

也

曰曹姓者 知是也 六曰季連芊姓楚其後也昆吾氏夏之時嘗為侯伯桀之

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為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氏季連生

附沮孫檢曰 一作祖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

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早卒其子曰

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

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芊氏居丹陽徐廣曰在南 郡枝江縣

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

成王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黜熊黜生熊勝熊勝以弟熊楊為後

熊楊生熊渠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

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揚粵杜預曰庸 今上庸縣至于鄂熊

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張瑩曰 今江陵

也中子紅為鄂王九州記曰 鄂今武昌少子執疵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

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與其伐楚亦去其王後為熊母康徐廣曰 即渠之

長母康早死熊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弒而代立曰熊延

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亂攻厲王厲王出奔莒熊勇十

年卒弟熊嚴為後熊嚴十年卒有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雪次

子叔堪少子季徇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是為熊霜熊霜元年周

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杜預曰 建寧郡

南有 卜夷而少弟季徇立是為熊徇熊徇十六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二十

二年熊徇卒子熊罈立熊罈九年卒子熊儀立是為若敖若敖二

十年周幽王為犬戎所弒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為諸侯二十七

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為霄敖霄敖六年卒子熊駒立徐廣曰 駒音舜是為

蚡冒蚡冒十三年晉始亂以曲沃之故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

通弒蚡冒子而代立是為楚武王武王十七年晉之曲沃莊伯弒

主國晉孝侯十九年弟段作亂二十一年鄭侵天子之田二十

三年衛弑其君桓公二十九年魯弑其君隱公三十一年宋太宰

華督弑其君殤公三十五年楚伐隨賈逵曰隨姬姓也杜預曰隨國今義陽隨縣隨曰我無罪

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

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

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

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

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五十一年周召隨侯

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已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皇覽曰楚武王冢在汝南郡銅

陽縣葛陵鄉城東北民謂之楚王冢漢永平中葛陵城北視里社下於土中得銅鼎而名曰楚武王冢是知楚武王之冢民傳言秦項赤眉之時欲發之輒頽壞填壓不得發也子文

王熊賁立始都郢文王二年伐申過鄧鄧人曰楚王易取鄧侯不

許也服虔曰鄧曼姓六年伐蔡虜蔡哀侯以歸已而釋之楚彊陵江漢間小

國小國皆畏之十一年齊桓公始霸楚亦始大十二年伐鄧滅之

十三年卒子熊羆立史記音隱云羆古艱字是為杜敖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

惲奔隨與隨襲弑杜敖代立是為成王成王惲元年初即位布德

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

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楚

成王使將軍屈完以兵禦之與桓公盟桓公數以周之賦不入王

室楚許之乃去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許地理志曰潁川許昌縣故許國也許君肉袒

謝乃釋之二十二年伐黃二十六年滅英徐廣曰年表及他本皆作英一本作黃三十三年

宋襄公欲為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將好往襲辱之遂行至

孟遂執辱宋公已而歸之三十四年鄭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伐

宋敗之泓射傷宋襄公襄公遂病創死三十五年晉公子重耳過

成王以諸侯客禮饗而厚送之於秦三十九年魯僖公來請兵以

伐齊楚使申侯將兵伐齊取穀杜預曰濟北穀城縣置齊桓公子雍焉齊桓公

七子皆奔楚楚盡以為上大夫滅夔夔不祀祝融鬻熊故也服虔曰夔楚熊渠之孫熊摯之後夔在巫山之陽秭歸鄉是也

夏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救宋成王罷歸將軍子玉

請戰成王曰重耳亡居外久卒得反國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固

請乃與之少師而去晉果敗子玉於城濮成王怒誅子玉四十六

年初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語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杜預曰齒尚少而又多內寵絀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賈逵曰舉立也且商臣

目而豺聲忍人也服虔曰言忍為不義不可立也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職

其實崇曰饗王之寵姬姬當作妹江芊而勿敬也商臣從之江芊怒曰宜

乎王之欲殺若而立職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服虔曰曰若能事之曰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服虔曰謂弒君曰能冬十月商

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杜預曰熊掌難熟其久將有外救之也不聽丁

未成王自絞殺商臣代立是為穆王穆王立以其太子宮子潘崇

使為太師掌國事穆王三年滅江杜預曰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四年滅六蓼六蓼皐

陶之後杜預曰六國今廬江六縣蓼國今安豐蓼縣八年伐陳十二年卒子莊王侶立莊王即

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

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鍾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隱謂隱藏其意

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則

冲天三年不鳴鳴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

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

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

國人大說是歲滅庸六年伐宋獲五百乘八年伐陸渾戎服虔曰陸渾戎在洛

西遂至洛觀兵於周郊服虔曰觀兵陳兵于周也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服虔曰以郊勞禮迎



也楚王問鼎大小輕重杜預曰示欲偏周取天下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

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為九鼎王孫滿曰嗚呼君王其忘之乎

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服虔曰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賈逵曰象所圖物著之於鼎百

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杜預曰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也桀有亂德鼎遷於殷載

祀六百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曰祀王肅曰載祀者猶言年也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

必重杜預曰不可遷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杜預曰言可移昔成王定鼎于郊廓杜預曰郊廓今河南也河南縣西有郊廓

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年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乃歸九年相若敖氏左傳曰子越人或讒

之王恐誅反攻王王擊滅若敖氏之族十三年滅舒杜預曰盧江六縣東有舒城也十

六年伐陳殺夏徵舒徵舒弑其君故誅之也已破陳即縣之羣臣

皆賀申叔時使齊來不賀王問對曰鄙語曰牽牛徑人田田主取

其牛徑者則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陳之亂而率諸侯

伐之以義伐之而貪其縣亦何以復令於天下莊王乃復國陳後

十七年春楚莊王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賈逵曰鄭城門何休曰郭門也鄭伯肉袒

牽羊以逆賈逵曰肉袒牽羊示服為臣隸也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懷怒以及敝邑

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賓之南海若以臣妾賜諸侯亦唯命是

聽若君不忘厲宣桓武杜預曰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武公桓公始封之賢君也不絕其社稷使改

事君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楚羣臣曰王勿許莊王曰

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

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杜預曰退舍而禮鄭潘廙入盟子良出質潘廙楚大夫子良鄭

弟夏六月晉救鄭與楚戰大敗晉師河上遂至衡雍而歸二十年圍

宋以殺楚使也圍宋五月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華元

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二十三年莊王卒子共王審

立共王十六年晉伐鄭鄭告急共王救鄭與晉兵戰鄆陵晉敗楚

射中共王目共王召將軍子反子反嗜酒從者豎陽穀進酒醉王

怒射殺子反遂罷兵歸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立十

五年卒子貞立是為郊敖康王寵弟公子圍徐廣曰史記多作回子比子皙棄

疾郊敖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圍為令尹主兵事四年圍使

鄭道聞王疾而還十二月巳酉圍入問王疾絞而弑之荀卿曰以冠纓殺之左傳曰葬

王子郊謂之郊敖遂殺其子莫及平夏使使赴於鄭伍舉問曰誰為後服虔曰問來赴者

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曰共王之子圍為長杜預曰伍舉更赴辭使從禮告終稱嗣不以莫弑赴諸侯

比奔晉而圍立是為靈王靈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晉欲會諸侯

諸侯皆會楚于申伍舉曰昔夏啓有鈞臺之饗杜預曰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商湯

有景亳之命周武王有盟津之誓成王有岐陽之蒐賈逵曰岐山之陽康王

有豐宮之朝服虔曰豐宮成王廟所在也杜預曰豐在始平鄠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穆王有塗山之會齊桓

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上之盟君其何用靈王曰用桓公杜預曰用會召陵之禮也

時鄭子產在焉於是晉宋魯衛不往靈王已盟有驕色伍舉曰桀

為有仍之會有緡叛之賈逵曰仍緡國名也紂為黎山之會東夷叛之服虔曰黎東夷國名也子

姓幽王為太室之盟戎翟叛之杜預曰太室中嶽也君其慎終七月楚以諸侯兵

伐吳圍朱方八月克之囚慶封滅其族以封徇曰無效齊慶封弑

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杜預曰齊崔杼弑其君慶封其黨故以弑君罪責之也封反曰莫如楚

共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貞而代之立穀梁傳曰軍人粲然皆笑於是靈王使棄

疾殺之七年就章華臺杜預曰南郡華容縣有臺在城內下令內亡人實之八年使公

子棄疾將兵滅陳十年召蔡侯醉而殺之使棄疾定蔡因為陳蔡

公十一年伐徐以恐吳左傳曰使蕩侯等圍徐靈王次於乾谿以待之王曰齊晉

魯衛其封皆受寶器我獨不令吾使使周求鼎以為分其予我乎

服虔曰有功德受分器析父對曰其予君王哉賈逵曰析父楚大夫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

服虔曰

草露藍蕒

徐廣曰蕒一作暴駟案服虔曰蕒露柴車素木輅也藍蕒言衣敝壞其蕒藍藍然也

以處草莽跋涉山林服虔曰

跋水行 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其王事服虔曰桃弧棘矢所以禦其災言楚地山林無所出也齊王

舅也服虔曰齊呂及成王之舅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周今與

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敢愛鼎靈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

吾舊許是宅服虔曰陸終氏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也昆吾曾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今鄭人貪其田

不我予今我求之其予我乎對曰周不愛鼎鄭安敢愛田靈王曰

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吾大城陳蔡不羹韋昭曰二國楚別都也賴川定賦陵有東不羹襄城有西不羹賦

皆千乘諸侯畏我乎對曰畏哉靈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十二

年春楚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初靈王會兵于申僂越

大夫常壽過殺蔡大夫觀起起子從亡在吳乃勸吳王伐楚為間

越大夫常壽過而作亂為吳間使矯公子棄疾命召公子比於晉

至蔡與吳越兵欲襲蔡令公子比見棄疾與盟于鄧杜預曰潁川鄧陵縣西有鄧城遂

入殺靈王太子祿立子比為王公子子皙為令尹棄疾為司馬先

除王宮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眾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

後者遷之楚眾皆潰去靈王而歸靈王聞太子祿之死也自投車

下而曰人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子多矣

能無及此乎右尹曰左傳曰右尹子革請待於郊以聽國人服虔曰聽國人欲為誰王曰眾

怒不可犯曰且入大縣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諸

侯以聽大國之慮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耳於是王乘舟將入于

鄆服虔曰鄆楚別都也杜預曰襄陽宜城縣右尹度王不用其計懼俱死亦去王亡靈王於是

獨傍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銷人韋昭曰今謂曰為我之中消謂曰為我

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銷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饗王從王者罪及

三族且又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卧銷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

覺而弗見遂飢不能起芊尹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

服虔曰斷王旌執人於章臺之宮

王弗誅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飢於釐澤奉之以歸

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申亥以二女從死并葬之是時楚國雖已立比為王與靈王復來又不聞靈王死故觀從謂初王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王曰予不忍從曰人將忍王王不聽乃去棄疾歸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驚又使曼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皙曰王至矣國人將殺君司馬將至矣杜預曰司馬謂棄疾君蚤自圖無取辱焉衆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及子皙遂自殺丙辰棄疾即位為王改名熊居是為平王平王以詐弑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歸鄭之侵地存恤國中修政教吳以楚亂故獲五率以歸服虔曰五率蕩侯潘子司馬督師尹午陵尹喜平王謂觀從恣爾所欲欲為卜尹王許之賈逵曰卜尹卜師大夫官初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神請神決之使主社稷而陰與巴姬賈逵曰巴姬共王妾埋璧於室內召

五子齋而入康王跨之

服虔曰兩足各跨壁一邊杜預曰過其上

靈王肘加之子比子皙皆

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歷紐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圍為

靈王及身而弑子比為王十餘日子皙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絕

無後唯獨棄疾後立為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初子比自晉歸

韓宣子問叔向曰子比其濟乎對曰不就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

賈焉

服虔曰謂國人共惡靈王者如寸賈之人求利也

何為不就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

服虔曰言無黨

於內當與誰共同好惡

取國有五難有寵無人一也

杜預曰寵須賢人而固

有人無主二也

杜預曰雖有賢

人當須內主為應

有主無謀二也

杜預曰謀策謀也

有謀而無民四也

杜預曰民眾也

有民而無德

五也

杜預曰四者既備當以德成之

子比在晉十二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通者可謂無

杜預曰無親族在楚

無覺而動可謂

人矣

杜預曰晉楚之士從子比游皆非達人

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矣

杜預曰無親族在楚

無覺而動可謂

無謀矣

服虔曰言靈王尚在而妄動取國故謂無謀

為羈終世可謂無民矣

杜預曰終身羈客在於晉是無民

亡無

愛徵可謂無德矣

杜預曰楚人無愛念者

王虐而不忌

杜預曰靈王暴虐所畏忌將自亡

子比涉五難

以弑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方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逞服虔曰不以私欲違民心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

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子比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民無懷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

文不亦是乎服虔曰皆庶子而出奔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釐公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有莒衛以為外主賈逵曰齊桓出奔莒自莒先入衛人助之有高國以

為內主服虔曰國子高子皆齊之正卿從善如流服虔曰言其疾施惠不倦有國不亦宜乎昔我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公好學不倦生十七年有士五人

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賈逵曰子餘趙衰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賈逵曰齊以女妻之宋贈之馬楚享以九獻秦送內之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賈逵曰皆

晉大夫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服虔曰皆棄民不恤民從而與之故文公有國不亦宜乎子比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晉不送歸楚楚不

迎何以有國子比果不終焉卒立者棄疾如叔向言也平王二年

使費無忌如秦服虔曰楚大夫為太子建娶婦婦好來未至無忌先歸說平

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為太子更求平王聽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

更為太子娶是時伍奢為太子太傅無忌為少傅無忌無寵於太

子常讒惡太子建建時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無寵於王王稍益

疏外建也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邊服虔曰城父楚北境邑杜預曰襄城城父縣無忌又曰

夜讒太子建於王曰自無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無望於王王

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

伍奢責之伍奢知無忌讒乃曰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無忌曰今

不制後悔也於是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乃令

司馬奮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亡奔宋無忌曰伍奢有二

子不殺者為楚國患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於是王使使謂奢能

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爲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爲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爲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爲將射使者還走遂出奔吳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尚十年楚太子建母在居巢開吳吳使公子光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初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乃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十三年平王卒將軍子常曰太

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當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義子西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言之則致誅乃立太子珍是爲昭王昭王元年楚衆不說費無忌以其讒亡太子建殺伍奢子父與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吳吳兵數侵楚楚人怨無忌甚楚令尹子常誅無忌以說衆衆乃喜四年吳三

公子

昭王十年二公子奔楚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離此言二公子非

奔楚楚封之以扞吳五年吳伐取楚

之六潛七年楚使子常伐吳吳大敗楚於豫章十年冬吳王闔閭伍子胥伯嚭與唐蔡俱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吳兵之來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夾漢水陣吳伐敗子常子常亡奔鄭楚兵走吳乘勝逐之五戰及郢已卯昭王出奔庚辰吳人入郢春秋云十一月庚辰昭王亡也至雲夢雲夢不知其王也射傷王王走鄖鄖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服虔曰父曼成然今我殺其子不亦可

乎鄭公止之然恐其弑昭王乃與王出奔隨吳王聞昭王往即進擊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封於江漢之間者楚盡滅之欲殺昭王王從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為王謂隨人曰以我予吳隨人卜子吳不吉乃謝吳王曰昭王亡不在隨吳請入自索之隨不聽吳亦罷去昭王之出郢也使申包胥服虔曰楚大夫王孫包胥請救於秦秦以車五百乘救楚楚亦收餘散兵與秦擊吳十一年六月敗吳於稷賈逵曰楚地也會吳吳王弟夫概見吳王兵傷敗乃亡歸自立為王闔閭聞之引兵去楚歸擊夫概夫概敗奔楚楚封之堂谿號為堂谿氏楚昭王滅唐杜預曰義陽安昌縣東南上唐鄉九月歸入郢十二年吳復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北徙都都十六年孔子相魯二十年楚滅頓地理志曰汝南頓縣故頓子國滅胡杜預曰汝南縣西北胡城十一年吳王闔閭伐越越王句踐射傷吳王遂死吳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二十七年春吳伐陳楚昭王救之軍城父十月昭王病

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杜預曰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是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而河為祟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服虔曰謂所受土命祀其國中山川為望而河非所獲罪也止不許孔子在陳聞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昭王病甚乃召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國之師今乃得以天壽終孤之幸也讓其弟公子申為王不可又讓次弟公子結亦不可乃又讓次弟公子閭五讓乃後許為王將戰庚寅昭王卒於軍中子閭曰王病甚舍其子讓羣臣臣所以許王以廣王意也今君王卒臣豈敢忘君王之意乎乃與子西子綦謀伏師閉塗徐廣曰一作辟迎越女之子章立之服虔曰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之妾是為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為巢

大夫號曰白公

徐廣曰伍子胥傳曰使勝守楚之邊邑鄢郢案服虔曰白邑名楚邑大夫皆稱公杜預曰汝陰襄信縣西南有白亭

白公好兵

而下士欲報仇六年白公請兵令尹子西伐鄭初白公父建亡在鄭鄭殺之白公亡走吳子西復召之故以此怨鄭欲伐之子西許

而未為發兵八年晉伐鄭鄭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公勝怒乃遂與勇力死土石乞等襲殺令尹子西子綦於朝因劫

惠王置之高府

賈逵曰高府府名也杜預曰楚別府

欲弑之惠王從者屈固負王亡走昭

王夫人宮

服虔曰昭王夫人也杜預曰楚別府

白公自立為王月餘會葉公來救楚楚惠

王之徒與其攻白公殺之惠王乃復位是歲也

徐廣曰惠王之十年

滅陳而縣

之十三年吳王夫差彊陵齊晉來伐楚十六年越滅吳四十二年楚滅蔡十四年楚滅杞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

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五十七年惠王卒子簡王中立簡王元年北伐滅莒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為諸侯二十四年簡

王卒子聲王當立聲王六年盜殺聲王子悼王熊疑立悼王二年

三晉來伐楚至乘丘而還

徐廣曰年表三年歸榆關于鄭

四年楚伐周鄭殺子陽九年

伐韓取負黍十一年三晉伐楚敗我大梁榆關楚厚賂秦與之平

二十一年悼王卒子肅王滅立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於是楚

為扞關以距之

李熊說公孫述曰東守巴郡距扞關之口

十年魏取我魯陽

地理志云南陽有魯陽縣

十一年肅

王卒無子立其弟熊良夫是為宣王宣王六年周天子賀秦獻公

秦始復強而三晉益大魏惠王齊威王尤強三十年秦封衛鞅於

商南侵楚是年宣王卒子威王熊商立威王六年周顯王致文武

胙於秦惠王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威王伐齊敗之於徐

州

徐廣曰時楚已滅越而伐齊也齊說越令攻楚故云齊欺楚而令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偽謂楚王

曰王所以戰勝於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盼子者有功於國而百

姓為之用嬰子弗善而用申紀申紀者大臣不附百姓不為用故



王勝之也今王逐嬰子嬰子逐盼子必用矣復搏其士卒以與王  
遇必不便於王矣楚王因弗逐也十一年威王卒子懷王熊槐立  
魏聞楚喪伐楚取我陘山懷王元年張儀始相秦惠王四年秦惠  
王初稱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  
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徐廣曰懷王六年昭陽移和而攻齊軍門曰和陳軫適為秦使齊齊王  
曰為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卽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  
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上柱國封上爵  
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為令  
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  
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為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  
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為之足及其為之足而後成人奪  
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

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  
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為蛇為足  
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  
去燕韓君初稱王秦使張儀與楚齊魏相會盟齧彘十一年蘇秦  
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  
六國兵皆引而歸齊獨後十二年齊潛王伐敗趙魏軍秦亦伐敗  
韓與齊爭長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  
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  
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為門闢之廝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  
甚憎者無先齊王雖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是  
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得為門闢之廝也王為儀閉  
關而絕齊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

商於之地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  
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故謂之商於

如是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私商  
於以爲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悅乃置相璽於張儀曰  
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於之地羣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  
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爲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  
齊交先絕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  
後絕齊則秦計不爲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  
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絕齊交西起秦患北絕齊  
交則兩國之兵必至臣故弔楚王弗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  
儀至秦詳醉墜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絕齊  
爲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  
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  
六里楚將軍曰臣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卽以歸報懷

王懷王大怒興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一  
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取償於齊也吾國尚可全今王已絕  
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  
矣楚王不聽遂絕和於秦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年春  
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裨將軍  
逢侯丑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楚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襲  
秦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楚至於鄧楚聞乃  
引兵歸十八年秦使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  
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於子奈  
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尚又能得事於楚王幸姬鄭袖袖  
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以商於之約今秦楚大戰有惡  
臣非面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儀誠殺儀以便國臣

之願也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於靳尚靳尚爲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宮中善歌者爲之媵楚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於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約而與秦合親約婚姻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儀弗及是歲秦惠王卒二十年齊湣王欲爲從長惡楚之與秦合乃使使遺楚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爲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

燕趙與爲從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竝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強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亡地漢中兵銜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熟計之楚王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決下其議羣臣羣臣或言和秦或言聽齊昭睢曰王雖東取地於越不足以刷恥必且取地於秦而后足以刷恥於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樗里疾如是則王得齊韓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宜陽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楚之救韓不能使韓不亡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秦以河山爲塞所報德莫如楚厚臣以爲其事王必疾齊之所信於韓者以韓公子昧爲

齊相也韓已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樗里疾疾得齊韓之重其主弗敢棄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樗里子必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

二十二年秦拔宜陽取武遂二十三年秦復歸韓武遂然則已非二十一年事矣

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

復與楚上庸二十六年齊韓魏為楚負其從親而合於秦三國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乃遣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鬪楚太子殺之而亡歸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楚殺楚將唐昧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楚軍死者二萬殺我將軍景缺懷王恐乃使太子為質於齊以求平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弟兄盟于黃棘太子為質至驪也太

徐廣曰懷王之

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為婚姻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而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睢曰王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驩心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為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畱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復許秦秦因畱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為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

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  
不宜乃詐赴於齊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  
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  
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將  
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  
子太子橫至立為王是為頃襄王乃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  
王矣頃襄王橫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  
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徐廣曰  
年表云  
取十六城既取析又并取左右十  
五城也綱案地理志弘農有析縣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  
恐乃從間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  
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  
頃襄王三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

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絕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大勝斬首  
二十四萬秦乃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  
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  
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十一年齊秦各自稱為帝月餘復歸帝為  
王十四年楚頃襄王與秦昭王好會于宛結和親十五年楚王與  
秦三晉燕共伐齊取淮北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于鄢其秋復與  
秦王會穰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  
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騏鴈羅鷺徐廣曰呂靜曰  
鷺野鳥也音龍小矢之發也  
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  
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鴈也齊魯韓衛  
者青首也鄒費邾邳者羅鷺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  
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

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  
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  
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圍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  
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邲  
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精繳蘭臺徐廣曰精繳也音爭蘭一作簡飲馬西河定魏大梁  
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落新繳徐廣曰以石傅  
戈繳曰落射罽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徐廣曰罽一作獨還音官蓋一作益益縣在樂安蓋縣在泰山濟北盧  
縣有長城東至海也朝射東莒夕發沮丘徐廣曰在清河夜加卽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  
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砥徐廣曰音翅  
音屬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  
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  
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愛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

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  
王出寶弓落新繳涉鄢塞徐廣曰或以為真今江夏作卮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  
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  
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  
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犴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  
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為  
秦所欺而客死于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  
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踴躍中野也而  
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為從欲  
以伐秦秦聞之發兵來伐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  
王報使武公徐廣曰定王之曾孫而西周惠公之子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  
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為不然夫弑共王臣其君大國不親以

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  
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爲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  
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  
爲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下銳士  
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  
結於兩周以塞鄒魯之心交絕於齊聲失天下其爲事危矣夫危  
兩周以厚三川方城之外必爲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  
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其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  
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爲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政之臣發號  
用兵未嘗不以周爲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亡弑  
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讎楚也臣請辭之夫虎  
肉臊其兵利身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

必萬之於虎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將以  
欲誅殘天下之其王居三代之傳器吞三朝六翼以高世王非貪  
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十九  
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

陵

徐廣曰屬江夏

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

徐廣曰年表云拔郢燒夷陵

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  
中郡二十三年襄王乃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  
旁十五邑以爲郡距秦二十七年使三萬人助三晉伐燕復與秦  
平而入太子爲質於秦楚使左徒侍太子於秦三十六年頃襄王  
病太子亡歸秋頃襄王卒太子熊元代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以  
左徒爲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考烈王元年納州于秦以平  
徐廣曰南郡有是時楚益弱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楚楚遣將軍景陽救趙七

州陵縣

年至新中秦兵去徐廣曰年表云六年春申君救趙十年徙於鉅陽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

申君弔祠於秦十六年秦莊襄王卒秦王趙政立二十二年與諸

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東徙都壽春命曰郢二十五年考烈王卒

子幽王悍立李園殺春申君幽王三年秦魏伐楚秦相呂不韋卒

九年秦滅韓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猶代立是為哀王哀王立二月

餘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芻為王是歲秦虜趙王

遷王負芻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二年秦使將軍伐楚太

破楚軍亡十餘城三年秦滅魏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於蘄而殺

將軍項燕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為

楚郡云 孫檢曰秦虜楚王負芻滅去楚名以楚地為秦郡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

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亥之家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

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棄疾以亂立嬖淫秦女甚乎哉幾再亡國



史記四十一

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西川屯原  
氏園園園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為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句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檣李杜預口吳郡嘉與縣南有檣李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杜預曰夫椒在吳郡吳縣太湖中椒山是也

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杜預曰上會稽山也吳王追而圍之越王

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韋昭曰時不至不可彊

曰與天法天也定傾者與人虞翻曰人道尚謙卑以自牧節事者以地韋昭曰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卑

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韋昭曰市利也謂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句踐曰諾乃令

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

執事句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

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

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問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

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

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

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

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

後必悔之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為亂吳王弗聽卒赦越

罷兵而歸句踐之困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

臺文王囚羸里晉重耳犇翟齊小白犇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

遽不為福乎吳既赦越越王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

卧即仰膳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

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徐廣曰弔一作葬與

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

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

夫柘稽行成為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句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

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

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鷺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

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

矜爲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句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句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爲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癢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讓子胥子胥曰王母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下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負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員必爲亂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鏹劔以自

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於是吳任嚭政居三年句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畱守句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

韋昭曰君子王

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也虞翻曰言君養之如子

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

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祕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畱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

虞翻曰吳大夫

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

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  
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句踐不忍欲  
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  
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為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  
棄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  
之厄乎句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  
已屬政於執事虞翻曰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虞翻曰我吳使者泣而  
去句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自杜預曰甬東會稽句家章縣東海中洲也  
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  
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  
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為伯  
句踐以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楚世家曰越滅吳而不能正歸吳所侵宋

地與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  
號稱霸王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  
走狗烹徐廣曰越王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其樂子何  
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  
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  
之種遂自殺句踐卒子王鼫與立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  
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  
王無彊立王無彊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當楚威  
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  
伯圖越之所為不伐楚者為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  
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  
故二晉之事越也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汗之力不效徐廣曰效猶見也所重

於得晉者何也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兵而況于攻城

圍邑乎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郟之

境則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酈宋胡之地徐廣曰胡國今之汝陰

夏路以左徐廣曰蓋謂江夏之夏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則齊秦

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穫之不此之為而

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為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

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豪毛

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王

所待於晉者非有馬汗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

分楚眾也今楚眾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

軍北圍曲沃徐廣曰一作北面曲沃於中以至無徐廣曰無一作西假之關者二千七百里

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鬪晉楚

也晉楚不鬪越兵不起是知一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

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讎徐廣曰一作龍龐一作龍長沙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

材也越窺兵通無徐廣曰無一作西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

之圖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

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

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徐廣曰周顯王之四十六年而越以此散

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後七世至

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為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

皆其後也范蠡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蠡本南陽人列仙傳云蠡徐人事越王句踐既苦身戮力與句

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

令中國以尊周室句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為

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句踐為人可與同患難難與處安為書辭

句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  
爲此事也今旣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句踐曰孤將與子分國  
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  
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  
爲范蠡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  
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  
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  
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  
行以去止于陶徐廣曰今之齊陰定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  
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  
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徐廣曰萬萬也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  
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

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  
溢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  
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  
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  
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  
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爲慎無與爭事長男旣行亦自私  
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  
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畱卽弟出勿問所以然長  
男旣去不過莊生而私畱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  
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  
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  
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

為殊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為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

國語曰周景王時將鑄大錢賈逵說云虞夏商周金幣三等或赤或白或黃黃為上幣銅錢為下幣韋昭曰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買買物通財用也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而三品之來古而然矣駟謂楚之三錢賈說近之楚實

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

或曰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者錢幣至重慮人或逆知有赦盜竊之所以封錢府備盜竊也漢靈帝時河內張成能候風角知將有

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

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

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

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

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銀賂王左右故王

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

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

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

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

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

狡兔徐廣曰狡一作郊豈知財所從來故輕棄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為欲遣

少子固為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

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

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張華曰陶朱公冢在

南郡華容縣西樹碑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徐廣曰漸者亦引進通導之意也字亦宜然定九州至于今諸

夏艾安及苗裔句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

二公是越之范蠡也

號稱霸王徐廣曰一作主句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二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史記四十一

魏川屯鳳奇氏書回

史記四十二

魏川屯鳳奇氏書回

鄭世家第十二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徐廣曰年表云母弟宣王立二十二

年友初封於鄭封三十三歲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為司徒韋昭云幽王八年

年為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洛之間人便思之為司徒一歲幽王以

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叛之於是桓公問太史伯虞翻曰周太史曰王

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對曰獨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

曰何以對曰地近虢郟徐廣曰虢在成臯郟在密縣駟案虞翻曰虢姬姓東虢也郟姬姓虢郟之君貪而好

利百姓不附今公為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郟之君見公

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郟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

之江上何如對曰昔祝融為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於周未

有興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與非鄭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



何如對曰其民貪而好利難久居公曰周衰何國興者對曰齊秦  
晉楚乎夫齊姜姓伯夷之後也伯夷佐堯典禮秦嬴姓伯翳之後  
也伯翳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于天下而晉武王克  
紂後成王封叔虞于唐徐廣曰晉世家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其地阻險以此有德與周衰  
竝亦必興矣桓公曰善於是卒言王東徙其民雜東而虢郟果獻  
十邑虞翻曰十邑謂虢郟鄭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也二歲犬戎殺幽王  
於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是為武公武公十年娶  
申侯女為夫人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  
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徐廣曰年表云十四年生寤生十七年生大叔段二十七年武公疾夫  
人請公欲立段為太子公弗聽是歲武公卒寤生立是為莊公莊  
公元年封弟段於京賈逵曰京鄭都邑杜預曰今滎陽京縣號太叔祭仲曰京大於國非所  
以封庶也莊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奪也段至京繕治甲兵與其

母武姜謀襲鄭二十二年段果襲鄭武姜為內應莊公發兵伐段

段走伐京京人畔段段出走鄆鄆潰段出奔其賈逵曰共國名也杜預曰今汲郡共縣也於是

莊公遷其母武姜於城潁賈逵曰潁鄭地誓言曰不至黃泉服虔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母

相見也居歲餘已悔思母潁谷之考叔賈逵曰潁谷鄭地有獻於公公賜食

考叔曰臣有母請君食賜臣母莊公曰我甚思母惡負盟奈何考

叔曰穿地至黃泉則相見矣於是遂從之見母二十四年宋繆公

卒公子馮奔鄭鄭侵周地取禾二十五年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自

立與宋代鄭以馮故也二十七年始朝周桓王桓王怒其取禾弗

禮也二十九年莊公怒周弗禮與魯易祊許田三十三年宋殺孔

父三十七年莊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陳蔡虢衛伐鄭莊公與祭仲

高渠彌發兵自救王師大敗祝瞻射中王臂祝瞻請從之鄭伯止

之曰犯長且難之況敢陵天子乎乃止夜令祭仲問王疾三十八

年北戎伐齊齊使求救鄭遣太子忽將兵救齊齊釐公欲妻之忽

謝曰我小國非齊敵也時祭仲與俱勸使取之曰君多內寵服虔曰言庶子

有寵者多太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所謂三公子者太子忽其

弟突次弟子亶也四十二年鄭莊公卒初祭仲甚有寵于莊公莊

公使為卿公使娶鄧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為昭公莊公又

娶宋雍氏女賈逵曰雍氏黃帝之孫生厲公突雍氏有寵於宋服虔曰為宋正

宋莊公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誘召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

亦執突以求賂焉祭仲許宋與宋盟以突歸立之昭公忽聞祭仲

以宋要立其弟突九月辛亥忽出奔衛己亥突至鄭立是為厲公

厲公四年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陰使其壻雍糾欲殺祭仲賈逵曰雍糾鄭

夫糾妻祭仲女也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父而已人盡

夫也杜預曰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女乃告祭仲祭仲反殺雍糾戮之於

市厲公無奈祭仲何怒糾曰謀及婦人死固宜哉夏厲公出居邊

邑櫟宋忠曰今賴川陽翟縣祭仲迎昭公忽六月乙亥復入鄭即位秋鄭厲公突

因櫟人殺其大夫單伯杜預曰鄭守櫟大夫也遂居之諸侯聞厲公出奔伐鄭弗

克而去宋頗予厲公兵自守於櫟鄭以故亦不伐櫟昭公二年自

昭公為太子時父莊公欲以高渠彌為卿太子忽惡之莊公弗聽

卒用渠彌為卿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已冬十月辛卯渠彌與昭公

出獵射殺昭公於野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乃更立昭公弟子

亶為君是為子亶也無諡號子亶元年七月齊襄公會諸侯於首

止服虔曰首止近鄭之地杜預曰首止衛地陳畱襄邑縣東南有首鄉鄭子亶往會高渠彌相從祭仲稱疾不

行所以然者子亶自齊襄公為公子之時嘗會鬪相仇及會諸侯

祭仲請子亶無行子亶曰齊疆而厲公居櫟即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內厲公我不如往往何遽必辱且又何至是卒行於是祭仲恐

齊并殺之故稱疾子亶至不謝齊侯齊侯怒遂伏甲而殺子亶高  
渠彌亡歸歸與祭仲謀召子亶弟公子嬰於陳而立之是為鄭子  
是歲齊襄公使彭生醉拉殺魯桓公鄭子八年齊人管至父等作  
亂弑其君襄公十二年宋人長萬弑其君湣公鄭祭仲死十四年  
故鄭亡厲公突在櫟者使人誘劫鄭大夫甫瑕要以求入瑕曰舍  
我我為君殺鄭子而入君厲公與盟乃舍之六月甲子瑕殺鄭子  
及其二子而迎厲公突突自櫟復入即位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  
南門中內蛇死居六年厲公果復入入而讓其伯父原曰我亡國  
外居伯父無意入我亦甚矣原曰事君無二心人臣之職也原知  
罪矣遂自殺厲公於是謂甫瑕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誅之瑕  
曰重德不報誠然哉厲公突後元年齊桓公始霸五年葵衛與周  
惠王弟頹伐王王出奔温立弟頹為王六年惠王告急鄭厲公發

兵擊周王子頹弗勝於是與惠惠王歸王居于櫟七年春鄭厲公  
與虢叔襲殺王子頹而入惠王於周秋厲公卒子文公踰立厲公  
初立四歲亡居櫟居櫟十七歲復入立七歲與亡凡二十八年文  
公十七年齊桓公以兵破蔡遂伐楚至召陵二十四年文公之賤

妾曰蕪姑

賈逵曰姑南蕪姓

夢天與之蘭

賈逵曰香草也

曰余為伯鯨余爾祖也

賈逵曰伯鯨南燕祖

以是為而子

王肅曰以是蘭也為汝子之名

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文公幸之而與之

草蘭為符遂生子名曰蘭三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文公弗禮文  
公弟叔詹曰重耳賢且又同姓窮而過君不可無禮文公曰諸侯  
亡公子過者多矣安能盡禮之詹曰君如弗禮遂殺之弗殺使即  
反國為鄭憂矣文公弗聽三十七年春晉公子重耳反國立是為  
文公秋鄭人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周襄王伯翯請  
滑鄭文公怨惠王之亡在櫟而文公父厲公入之而惠王不賜厲

公爵祿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襄王請而囚伯犢王怒與翟人伐鄭弗克冬翟攻伐襄王襄王出奔鄭鄭文公居王于汜三十年晉文公入襄王成周四十一年助楚擊晉自晉文公之過無禮故倍晉助楚四十三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共圍鄭討其助楚攻晉者及文公過時之無禮也初鄭文公有三夫人寵子五人皆以罪早死公怒漑徐廣曰一作取逐羣公子子蘭奔晉從晉文公圍鄭時蘭事晉文公甚謹愛幸之乃私于晉以求入鄭為太子晉於是欲得叔詹為僇鄭文公恐不敢謂叔詹言詹聞言於鄭君曰臣謂君君不聽臣晉卒為患然晉所以圍鄭以詹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自殺鄭人以詹尸與晉晉文公曰必欲一見鄭君辱之而去鄭人患之乃使人私於秦曰破鄭益晉非秦之利也秦兵罷晉文公欲入蘭為太子以告鄭鄭大夫石癸曰吾聞姑姓乃后稷之二元妃杜預曰姑

姓之女為后稷妃

其後當有興者子蘭母其後也且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無如蘭賢今圍急晉以為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卒而立子蘭為太子晉兵乃罷去四十五年文公卒子蘭立是為繆公繆公元年春秦繆公使三將將兵欲襲鄭至滑逢鄭賈人弦高詐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至而還晉敗之於殺初往年鄭文公之卒也鄭司城繒賀以鄭情賣之秦兵故來三年鄭發兵從晉伐秦敗秦兵於汪往年徐廣曰繆公之二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一年與宋華元伐鄭華元殺羊食士不與其御羊斟怒以馳鄭鄭囚華元宋贖華元元亦亡去晉使趙穿以兵伐鄭二十二年鄭繆公卒子夷立是為靈公靈公元年春楚獻鼃於靈公子家子公將朝靈公賈逵曰二子鄭也子公之食指動服虔曰第二指謂子家曰佗日指動必食異物及入見靈公進鼃羹子公笑曰果然靈公問其笑故具告靈公靈公召之獨弗

與羹子公怒染其指左傳曰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

家謀先夏弒靈公鄭人欲立靈公弟去疾去疾讓曰必以賢則去

疾不肖必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靈公庶弟徐廣曰年表云靈公庶兄去疾之兄也

於是乃立子堅是為襄公襄公立將盡去繆氏繆氏者殺靈公子

公之族家也去疾曰必去繆氏我將去之乃止皆以為大夫襄公

元年楚怒鄭受宋賂縱華元伐鄭鄭背楚與晉親五年楚復伐鄭

晉來救之六年子家卒國人復逐其族以其弒靈公也七年鄭與

楚王入自皇門鄭襄公肉袒牽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

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

諸侯亦唯命是聽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

錫不毛之地何休曰境內不生五穀曰不毛謙不敢求肥饒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

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莊王為却三十里而後舍楚羣臣曰

自郢至此士大夫亦久勞矣今得國舍之何如莊王曰所為伐伐

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其來持

兩端故遲比至河楚兵已去晉將率或欲渡或欲還卒渡河莊王

聞還擊晉鄭反助楚大破晉軍於河上十年晉來伐鄭以其反晉

而親楚也十一年楚莊王伐宋宋告急于晉晉景公欲發兵救宋

伯宗見晉君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

虎誑楚令宋毋降過鄭鄭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楚楚王厚賜與

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乃許於是楚登解揚樓車服虔曰樓車所以窺望敵軍兵

法所謂雲梯也杜預曰樓車車上望櫓也

令呼宋遂負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

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殺之解揚曰

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無隕服虔曰隕墜也莊

莊

莊

莊

王曰若之許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所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也將死顧謂楚軍曰為人臣毋忘盡忠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揚使歸晉爵之爲上卿十八年襄公卒子悼公潰立悼公元年鄆公徐廣曰音許許公靈公也惡鄭於楚悼公使弟踰於楚自訟訟不直楚囚踰於是鄭悼公來與晉平遂親踰私於楚子反子反言歸踰於鄭二年楚反鄭晉兵來救是歲悼公卒立其弟踰是爲成公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鄭成公孤有德焉使人來與盟成公私與盟秋成公朝晉晉曰鄭私平於楚執之使欒書伐鄭四年春鄭患晉圍公子如乃立成公庶兄繻爲君其四月晉聞鄭立君乃歸成公鄭人聞成公歸亦殺君繻迎成公晉兵去十年背晉盟盟於楚晉厲公怒發兵伐鄭楚共王救鄭晉楚戰鄆陵楚兵敗晉射傷楚共王目俱罷而去十三年晉悼公伐鄭兵於洧上服虔曰洧水名鄭城守

晉亦去十四年成公卒子惲立是爲釐公釐公五年鄭相子駟朝

釐公釐公不禮子駟怒使厨人藥殺釐公

徐廣曰年表云子駟使賊夜弑釐公

赴諸侯曰

釐公暴病卒立釐公子嘉嘉時年五歲是爲簡公簡公元年諸公

子謀欲誅相子駟子駟覺之反盡誅諸公子二年晉伐鄭鄭與盟

晉去冬又與楚盟子駟畏誅故兩親晉楚三年相子駟欲自立爲

君公子子孔使尉止殺相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子產曰子

駟爲不可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從之而相鄭

簡公四年晉怒鄭與楚盟伐鄭鄭與盟楚共王救鄭敗晉兵簡公

欲與晉平楚又囚鄭使者十二年簡公怒相子孔專國權誅之而

以子產爲卿十九年簡公如晉請衛君還而封子產以六邑

服虔曰四井爲邑

子產讓受其三邑二十二年吳使延陵季子於鄭見子產如舊交

謂子產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政將及子子爲政必以禮不然

鄭將敗子產厚遇季子二十三年諸公子爭寵相殺又欲殺子產

公子或諫曰子產仁人鄭所以存者子產也勿殺乃止二十五年

鄭使子產於晉問平公疾平公曰卜而曰實沉臺駘為祟史官莫

知敢問對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沉居曠林賈逵曰曠大也不

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滅賈逵曰后帝堯也滅善也遷閼伯于商丘主

辰賈逵曰商丘在漳南杜預曰商丘宋地服虔曰辰大火主祀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服虔曰商人契之先殷之始祖相土封閼伯之故地因其

故國而遷實沉于大夏主參服虔曰大夏在汾澮之間王祀參星杜預曰大夏今晉陽縣唐人是因服事夏

商賈逵曰唐人謂陶唐之胤劉累事夏孔甲封於大夏因實沉之國子孫服事夏商也其季世曰唐叔虞杜預曰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當

武王邑姜方娠大叔夢帝謂已賈逵曰帝天也武王也余命而子曰虞杜預曰取唐君之名乃

與之唐屬之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掌曰虞遂以命之

及成王滅唐而國大叔焉故參為晉星賈逵曰晉主祀參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

沉參神也昔金天氏有稷子曰昧為玄冥師服虔曰金天少皞也玄冥水官也師長也昧為水官之長生

允格臺駘服虔曰允格臺駘兄弟也臺駘能業其官服虔曰修昧之職宣汾洮賈逵曰宣猶通也汾洮二水名障大

澤服虔曰障障其水也以處太原服虔曰太原汾水名杜預曰太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者也帝用禘之國之汾川服虔曰帝

也顓頊沈姒蓐黃實守其祀賈逵曰四國臺駘之後也今晉主汾川而滅之賈逵曰滅四國由是

觀之則臺駘汾洮神也然是一者不害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之

菑祭之服虔曰祭為營贊用幣也若有水旱則祭祭山川之神以祈福也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不時

祭之若君疾飲食哀樂女色所生也平公及叔嚮曰善博物君子

也厚為之禮於子產二十七年夏鄭簡公朝晉冬喪楚靈王之強

又朝楚子產從二十八年鄭君病使子產會諸侯與楚靈王盟於

申誅齊慶封三十六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秋定公朝晉昭公定

公元年楚公子棄疾弒其君靈王而自立為平王欲行德諸侯歸

靈王所侵鄭地于鄭四年晉昭公卒其六卿彊公室卑子產謂韓

宣子曰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六年鄭火公欲禳之子產曰不

如修德八年楚太子建來奔十年太子建與晉謀襲鄭鄭殺建  
子勝奔吳十一年定公如晉晉與鄭謀誅周亂臣入敬王于周十  
三年定公卒子獻公薑立獻公十三年卒子聲公勝立當是時晉  
六卿彊侵奪鄭鄭遂弱聲公五年鄭相子產卒鄭人皆哭泣悲之  
如亡親戚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為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  
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為泣曰古之遺愛也賈逵曰愛  
惠也杜預曰子產見愛有古人遺風也兄事子產八年晉范中行氏反晉告急于鄭鄭救之  
晉伐鄭敗鄭軍於鐵杜預曰戚城南鐵丘十四年宋景公滅曹二十年齊田常  
弒其君簡公而常相於齊二十二年楚惠王滅陳孔子卒二十六  
年晉知伯伐鄭取九邑二十七年聲公卒子哀公易立年表云三十八年哀  
公八年鄭人弒哀公而立聲公弟丑是為共公公三年晉滅知  
伯三十年共公卒子幽公巳立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

人立幽公弟駘是為繻公

年表云鄭立幽公之子駘繻或作繻

繻公十五年韓景侯伐鄭

取雍丘鄭城京十六年鄭伐韓敗韓兵於負黍

徐廣曰在陽城

二十年韓趙

魏列為諸侯二十三年鄭圍韓之陽翟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

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弒繻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為君是為鄭

君

徐廣曰一本云立幽公弟乙陽為君是為康公六年年表云立幽公之子駘又以鄭君陽為鄭康公乙班固云鄭康公乙為韓所滅

鄭君乙立二年鄭

負黍反復歸韓十一年韓伐鄭取陽城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并

其國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則交疎甫瑕是也甫瑕雖  
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  
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





